東塘集卷六

宋 袁説友 撰

五言絶句

贈相士林石

豈是無仙骨平生百念輕但存方寸地吾不計前程

題關都官西湖孤山四照閣圖

三賢堂趣遠四照閣詩傳高節無人繼孤山只儼然

跋本朝六名公帖

道喪嗟耆舊人亡獨簡編家藏六君帖何必萬人傳

六言絶句

十三日飲俞園昌甫斯遠彦章畢至

忽爾嚴冬設鱠更於晴日觀梅人道荒尋邂逅我忻良

集而來

題米元暉太湖圖卷

水際天低岸遠山腰霧捲雲鋪擬喚松江小艇歸來好

趂蓴鱸

題東坡蘇公三笑圖帖

不覺虎溪過却軒渠一笑而歸此笑此心真處自然魚

躍鳶飛

和程泰之閣學汎舟南溪遇雪韻三首

目斷山前浮玉春回雪裏宜城得意扁舟乘興歸來好

語增明

憐我閉門卧雪慚渠有酒盈樽老盡青山曉色愁添白

髮霜根

孤鴈聲悲南浦漁人冷徹歸簑獨有耐寒瓊玉一枝先奪陽和

七言絶句

和康叔探梅韻三首

今年人憶去年梅試問今年花已開見説春風政料理不應小雨便花摧

詩壇傳檄未應虛忍負東君自作疎急急花前巖不看横斜清淺兩何如

尋梅着語樂清閒已覺孤山氣象還未辦輕舟行百里也須踏脚法華山

題石上玉簪花

欲訪招提倦不禁空懷落落海潮音如今不作維摩病猶記年時賦玉簪

翠鈿瓊葩别樣芳凉風微雨淡梳粧姮娥夜半朝天闕應有遺簪墜帝旁

和范石湖詠雙蓮三首

江妃髮裏恨沉沉萬點紅邊意轉深擁出三千歌舞罷翠綃縈得兩同心

天泉池上舞晴暉一別人家未肯歸千載却隨湘女泣風前時學鳳凰飛

鑑湖一曲記蓬萊櫂入紅蕖挽不回今日池光少公事好懷聊復為渠開

題允提舉惠雙蓮二首

十年踪跡等飄蓬賸憶西湖菡萏風今日江城秋浦上舞綃依約舊相逢

六月炎歊苦盛長一枝遣伴北窻涼此花便合雄文記擬為君書瑞應堂

致菊種於子長

好花一歲幾回開喜見東籬舊信來不惜移根到隣里離披也入畫堂栽

致盆梔子於同年樓大防天官

一輪月影漲幽香碧玉釵頭白玉粧持似此花供燕几

玉堂端可壽萱堂

和程閣學送小春茶韻四首

眼看節物去重來又見寒梢數點梅草木已隨新歲好冬芽預占一年魁

物物呈祥豈偶然新芽新味更新年靈苗却解為人壽請為君謨續此篇

七椀由來厭八珍猶堪代酒亦生春箇中風味須知趣慙愧劉公獨倚新

家山歷歷未歸來投老江湖祇自咍頼有年年鄉信好一甌浮玉飽春臺

和子長見招韻四首

攻擊愁城從事裏消磨日月手談中不緣我輩真風味安得尊前笑語同

青林綠幄春歸後翠岫蒼崖雨過初作意尋幽還得笑隨宜供客莫求餘

清游已恨朞年別勝處能消一日情莫對浮山無好語

相逢草木有佳聲
飛香雨過雙溪閣舞翠荷開十丈花佳處政須供一賞
相從吾亦豈匏瓜

招山陽高徐二生飲二首

梅花時節屢開樽欲贈梅花欠可人今日有人梅樣好
逢君同賞雪中春
欲作山陰興盡回良思與子把離杯要須人境俱清絶
好抱瑶琴踏雪來

到房山交代招飲四首

躡盡嶢巖氣未蘇悔來坡下獨長吁一觀煙霧南山面
從昔名坡信厚誣
簷外浮嵐暎翠堆道人清眼為渠開飡錢官薄何須計
直為南山亦合來
勝日山堂共一樽未妨窈窕對嶙峋髻分翠影眉爭緑
人與南山各可人
妓圍簷額潤空青岫幌雲闗夜不扃吏隱風流輸我輩

不須逋客詫山靈

再次韻四首

山好能令肺病蘇詩來把玩更驚吁蜀人例作殘山看端喜因詩免受誣

語不能工恨作堆撚髭空對翠屏開清吟賴有雕龍手繡段聯翩詒後來

犖确悍頑經數驛醒然初挹碧嶙峋眼明驟與真山晤不比逃虛見似人

山色陰晴遠更青誰教睥睨枕巖扃詩翁意欲移千步安得朱符祝巨靈

再次交代韻四首

筆力潛窺大小蘇詩傳諸老定嘘吁從今訂價連城重政使羣兒有善誣

昔夸石廩祝融堆驟見人家畫軸開坐挹高寒吾願足此行似為此山來

環秀亭中命渌樽雲煙明滅映嶙峋佐州不喜分風月

喜與南山作主人

詩人妙思天同巧鬼守玄關不及扃閉挹山光誦奇語

斷無塵滓溷襟靈

再次交代韻四首

嗣皇仁覆物昭蘇臯自陳謨鯀自吁聞道諸公扶國論

須君左袒訂邦誣

今朝著我簿書堆領客樽罍未辦開始信南山是知己

露奇呈秀斬關來

漫叟當年曰作樽侑樽青嶂漫嶙峋與君屢共山前醉

似覺清歡勝昔人

傳聞洞府鎖高清探著詩成數啓扃想見羣仙書玉葉

更應交口歎精靈

再次韻四首

君家詩價自姑蘇糸胄蟬聯世嗜吁欲把阿元輕輩行

古今俗子喜相誣世稱韋郎葛立方謂士元非韋比立說甚嚴見韻語陽秋

眼底薔薇玉雪堆過從休待牡丹開送春疎酒山應笑

底日奚囊日往來是日同小酌
視草行看賜上樽濁醪付我醉嶙峋扶攜誰共山前醉
從此無君度外人
詩愁磨盡鬢邊青玄鑰無施閉理扃牛渚錦官祠廟古
瓣香儻格在天靈

復次韻四首

諸李辭章推李白向來蜀道賦噫吁房陵山險猶如許
石穴巴邛定不誣
昔上瞿塘灩預堆盤渦如井放舡開山行歡喜今非錯
地有錯歡喜山備見捎濆擊漩來
十里髻鬟誰綰結半天蒼翠自嶙峋教兒莫憚依山住
闊領裁衣盡土人
病肺還沽竹葉青房酒頗佳小園春去尚深扃春衫紅藥強
好比婢子可憐無性靈

夜飲朱國寶家

又見仙潭二月春一番官柳市橋新重來莫訝星星髮

樽酒相看只故人

二十日新田清江一曲小飲

一曲清江古岸頭茅簷初日照高秋數聲又得閒身到相對綠漪橫小舟

晦日昌甫見過因約伯臯小飲黄守繼至三首

滿簷風動海棠雨北客江南詩酒中華髮尊前無好句飛花常望夕陽紅

章泉泉水在玉山有客歲時來往間今古風煙只如此見君生怕又言還

靖州太守詩自佳留連濁酒看殘花澗上久矣無此樂柘落尤憐雲月家

飲歸

醉飲寒窓慣擊鮮扶頭岌岌似乘舡賡酬磊落成佳致糠粃誰令輒在前

謝王提幹召飲三首既往則妓車集一盃徑歸

坐上紅衣未放歌客間冷面醨金荷驚飛可待聞檀板

擬奈吾家故事何
賔筵笑語雜絲絃說到山翁更粲然衰鬢豈應粧面側
陳編只合粉袍前
不慣香風擁妓車分當清坐冷官衙歸來自笑殺風景
却把茶甌對菊花

學宫諸生飲邀予與子野同之二首

同篋儒宫把一觴鹿鳴伐木奏深堂要防枝癢論文地
莫憶前宵放酒狂
少日峨冠英俊場課餘觴詠共徜徉孰知薄宦江湖去
頻夢爐亭餅飠乇香

求酒於鄰

太息官寒獨養疴浮生半作病維摩新凉欲學東城醉
亡奈維罍已恥何

求酒於周時仲教授

寒窻吃吃數更聲燈火無多獨自親忽報周郎好消息
明朝應遣白衣人

謝曹宗臣惠詩酒二首

公今自是客中身更為閒人念客情料得酒腸終易放
一樽相寄柘愁城

方册相看四十年客中尋得舊夤緣與君一夜清談約
已覺羇懷寖不然

和同年張季長少卿餽家釀韻三首

六十衰頽愧髩蓬黄花更負一年中白衣誰薦紅萸酒
吸盡殘荷碧玉筒

與君昔日賦斜陽綺語曾窺萬丈光節物撩人人更老
籬邊猶是去年黄

拭月高吟陋戴盆續貂何敢曳詩門百壺蕩漿惟公爾
此外應無説尹村

謝魏南伯餽假河魨羹

江南風物與君論蘆笋蒓蒿薦晚樽舉酒不知身在遠
隔江誰送假河魨

先遺二子魚於子長踰旬而子長以四子魚來

詩來愧我秕糠前四尾堆盤勝酒船席上已無彈鋏恨感恩何止二贏錢

泊吳江食蓴鱸菰菜二首

青絲簇飣蓴羹味白雪堆盤縷鱠鱸我向松江飫鮮美菜腸今更食新菰

一舸清風四牡還垂虹亭上幾欄杆季鷹命駕勞千里如此清遊却不難

庖人舟殿後餒甚以葱虀佐飯

黃州狹港半江空白飯青葱酒一鍾莫厭路貧愁欲絶稍還甕牖舊家風

謝侃老送苦筍

籜老泥黃千仞種箇中風味亦佳哉誤人政為甘言誘愛我從渠苦口來

謝侃老惠蜜

釀花泛蜜傍虛簷乞我分甘要屬饜剛被平生飽辛苦自憐嚼蠟不知甜

詠墨

奚李名高三百秋只今良法信源流裕陵獨寶君家物猶帶祥光燦斗牛

瑞孫周歲

頭顱七十已眷眷喜抱孫來傍睟盤敢望吾家有英物箕裘且欲戀儒冠

題邵氏集瑞圖

詩歌名伯意懷哉愛及甘棠勿剪摧自是慶源鍾草木故將多瑞秀雲來

題江月圖

賸愛江邊月滿衣雲高天闊數星稀如今解組浮家去準擬扁舟滿載歸

題惠老所藏歲寒圖

寒梢獨挺昂霄意蒼蓋猶矜傲雪顏盤膝倦吟無一事老僧心與白雲閒

氷解圖

遊魚豈解知人意孝子精誠一念深樂事世間如此少我懷風木只傷心

題信相寺黄筌畫花竹

生成造化奪工夫盡入黄家幾畫圖可惜春來誤遊子攀花不落有還無

題牧隱二首

年來厭索長安米老去猶居大隱廛豈是紅塵故相挽枉令空愧牧牛篇

鐘鼎山林志則均未須牧隱卧漳濱要令天下歸吾牧莫為牛羊遽絶人

贈寫真畫士姜元愷

丹青以意不以色人不論形當論心我有平生方寸地煩君更向筆端尋

臨安邸中即事且謝誠齋惠詩十二首

猶得千篇慰旅思坐吟行咏只相隨豈無一箇閒賓客便有誰來得似詩

東風一夜轉西南分外羇愁分外寒秋裏酒腸渾不放
一盃全似十盃寛
老來無復夢清都到得清都却守株些子行期猶自拙
箇中能巧定應無
一去重來髮已星八年歸老卧漳濵似曾相識滿天下
不信憐渠未有人
悶殺樓居隘似囚一樓四壁障雙眸趁晴下得樓來看
又被西風趕上樓
有愁無睡照燈青鼠齧蟲吟到五更不分小黠同作祟
呼牌也作百般聲
世事全無只恁閒光陰閒裏故相關欲將睡去消磨日
睡得醒時日未闌
只作離家一月程如今一月正飄零定非官禄星臨命
想見流年是客星
急雨斜風一夜狂客衾愁枕五更長問君箇裏情懷惡
不聽鵑啼也斷腸

挑燈拭眼聚詩材撚斷鬚時句欲裁判却三更猶不寐
待渠明月過樓來
萬瓦叢中客裏身可憐虛度一番春日長尋得寬心術
喚取門前賣卜人
男兒弧矢四方居何以家為莫念渠打撲精神希一遇
書來不必問何如

題端上人詩卷

般若經中正續燈可憐白足赤髭人頭陀臨水曾觀影
應識圓光寶蓋身
萬元亨名所居為景馬堂於其家求書記額
公居雖未稱潭潭占盡湖山直到南覔我新題留琬琰
少游高處要同諳

泊金山觀虞仲房書雲峰扁牓

平生筆法蔡中郎到處標名憶仲房一涕無從人不見
雲峰亭下水茫茫

題汪伯時家藏顔魯公書裴將軍帖

詩成小見英雄手筆落能令風雨驚萬古年年有餘烈
從今詞翰豈虛名

跋蘇文忠公帖

世言晚食同於肉緩步猶云可當車三復文忠二三帖
古人深意在徐徐

題山谷居士書坡公帖

當年三老歎云亡猶喜坡翁返故鄉展卷如今但陳迹
丘原無復起蘇黃

跋馮文簡公贈朱忠靖公帖四首

三魁天下極登庸具眼相看識巨公翰墨密傳心印子
勲名同在百年中

人間事了乞身歸想見蕭然閉戶時鐘鼎山林元不二
惟公全德兩無虧

傳家二帖到今存歲月君看上相言大似涪翁推酉日
永平七禩記鹽盆

忠靖由來世不殊昔年我亦見今耆至今猶有家風在

却恨丘原起日無

題胡待制平賦帖

誤國何人作計疎滿朝元未識真儒至今恨却無頗牧不念丘原起日無

題徐氏子所藏四賢帖

十年尋夢舊江湖歲晚尋幽愛此居今日門前山色好客來銜袖有瓊琚

題徐氏手帖二首

不作朝家青紫梯笑看金鼎識刀圭右軍六帖家藏在乞與安西手自題

我昔曾窺玉海書畫圖今見澤仙癯為君持似人間世凜凜猶堪立懦夫

將至慎邑寄鼎

踏盡瓊瑤百里山欲投城郭暮雲間紅爐速置一壺酒故歲誰家新歲還

葉信父家聽琵琶

娉婷未嫁惜琵琶借與詩人著意誇不數前人推引面只矜趙女綺羅花

觀鹽井二首

桔槔汲水三千丈頃轉輪餘一日甪簑笠傍城埋井底皮囊挈出滷泉來

私井公鹽日夜煎力勞功寡廢民田不如大噫驅東海捲取洪波向蜀川

和程泰之閣學詠雪十二題

僵卧誰憐此意真開門羞見玉為塵休穿東郭先生履要踏蜂巢滿地銀

右看雪

春芽初趁六花光嫩火新烹喚客嘗政藉瓊漿浮點乳浪云勝雪詫餘香

右煮雪

相看物景又年華淅淅投窓意意轉嘉冷落不堪春信晚稍留六出待梅花

右留雪

陽春有脚時難駐見眼初消意已先我亦鬢蓬飛雪滿與君相遇約年年

右餞雪

凛節清姿老更堅不須藏雪待炎天明年歸拜頒氷罷吉甫清風在舜絃

右藏雪

一別瑶池輙去思明年農事要先知天風夜半旛旂動便欲欺梅更壓枝

右招雪

灑窓猶作故人來聲到樓頭畫角猜聞罷更須凴目力箇中時欲認真梅

右聞雪

飲氷受命元非僻齧雪充饑豈是狂何似催班仙仗裏一堂均宴近臣觴

右飲雪

庭柯風動還篩玉稍稍柔條醉欲持剛道瓊瑶未輕掃晚鴉栖處已揺枝

右打雪

浪走嬌兒意却癡長安餓客最憂時尤憐甲士寒侵骨十萬邊兵政有辭

右嘲雪

天與騷人景物宜風流嘲戲恰相知長安道士吟詩罷笑裏騎驢緩勒羈

右弄雪

一庭氷柱初融濕滿陣飛沙又壓簷奪得瓊花消息早楊州十里上珠簾

右挂雪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七

宋 袁說友 撰

七言絶句

江上度元宵節

一舟元夕卧孤村夜半相呼了不應說與兒曹休誶語黄州明日買殘燈

上元次日至黄州遇雨

誰說黄州斗樣微滿城燈火亦相輝癡兒方有揶揄意

却得連江雨解圍

遇順風

天高江闊快飛蓬雲去山移過眼中江上鼓鼙驚不斷連朝送我岳陽風

遇順風不及到齊山

愛渠風伯送行舟莫作齊山一日留直向峽江千里去攙天絶壁快吟眸

發山陽得順風二首

曉入山陽古渡頭輕帆獵獵送行舟風師憐我征程滯一陣南風更帶回輕扶柂櫓疾於飛舟行若借帆檣便項刻揚舲到泗州細數何須十日歸

被旨許浦蒐兵道中凍合舍舟行陸二首

已辦輕舟着脚登笑渠河伯故陰凝征車政欲周阡陌羸得天教一夜氷

荒村十里展琉璃依舊藍輿涉水湄自是小臣懷恐懼

要令屐薄但兢危

有感

半生宦海幾途窮歲晚扁舟繫此中料得江神知我意明朝好贈一帆風

解機政得請題歸舟

浮沉宦海笑童顛好上鴟夷老子船今日君恩賜骸骨半篙秋水送歸田

常熟敲冰行舟三首

岸頭猛作敲冰勢船下俄聞戛玉聲寸進未應容退出要於此地卜平生

盡鷁悠悠輙退飛一程百里兩程歸天公若念羇懷惡一夜東風便解圍

一枕更闌客夢回冰聲猶作浪聲來并刀曾剪松江水更欲從渠為剪開

舟行跨江之南北隨流以行夜船多在淮西

蜀道登天在一涯乾旋坤轉任推排此身已是萍遊客

終日行江夜宿淮

渡揚子江遇顛風和霍希文韻三首

危檣恰恰傍金山風送船回勢莫攀忘却波濤望金碧無邊閣上幾層欄

衝濤逐浪不禁寒何止舟行百丈灘拖櫓一聲江已轉瓜州岸上報平安

朝暾下接水光明風激濤頭浪捲層袞袞舟帆來復往江心笑殺幾閒僧

過赤壁

幾年青史說周郎赤壁烏林在武昌明日有人山下過一樽容我弔興亡

泊荆州二首

荆州天險大江蟠坐制金陵自不難却遣千艘況赤壁至今耆老笑曹瞞

可憐吳蜀愛荆州勝負相當卒罷休何地無城堪保障此城端為據咽喉

金陵

某初筮仕之所也今二十有六年矣

青山往事幾經秋白首重來憶舊遊今夜臺城無限月更憑樽酒豁羈愁

泊真州沙岸

終朝百尺掣風槎半夜將星到白沙休說元戎誇十乘且隨商櫓傍村家

白鷺洲

可惜洲亭已漸荒了無鷗鷺白雙雙摩挲石上琳琅句猶得斯文鎮大江

翻流水

荆江七百里路多拗曲當夏則荆江水漲濁波湧急逆泛洞庭瀟湘清流亦為改色俗謂之翻流水今水落矣水色清碧與池鄂間江水全異

荆江七百拗如鏹盡日縈紆倒轉舟不必瀟湘時逆泛

清波今日不翻流

西湖

西湖歷歷舊嬉遊佳處欣逢輙少留却恨草堂元不識故教俗眼為君羞

過洞庭

兩湖綿亘連千里萬古蒼梧說二妃最羨巴童并蜀客飽看日月去還歸

重湖

湖在渚宮之北一水湛然舟自渚宮夷猶其中殆三四里左右二橋相望兩岸野花交映自湖入子城北便門即郡圃矣

夷猶畫艇入重湖野蝶閒鷗自笑呼踏遍北園桃李徑又尋芳草到南郛

楚渚宮

昔楚王下見子西泝江入郢當處最高地今在城隅沮洳之地蓋後唐高從誨鑿内城而

為之非楚故址也

楚王下見泝江舟豈是城隅沮洳頭自古循名多失實不妨猶記舊風流

過道人磯

幾年烟雨鎖蒼苔咫尺侯門路不開夜半一聲橫笛處道人隨月過山來

汨羅

汨水出豫章境其陽為羅縣巴陵本春秋羅子國也羅水出焉二水既合故曰汨羅其下曰屈潭楚三閭大夫懷沙自沉之所也

懷沙元不為讒嚚要與江山作美謠千載孤忠動神物三胡今向汨羅朝

息壤

息壤在城南野寺中方圓丈許覆以四柱屋碑立其傍謂壤有起伏起則狀如牛馬伏則一夕如故踐之者立即死唐元和間州牧裴

宙掘視及六尺得石城方六尺制與江陵之城同徙置壁間是歲霖雨不已江流暴漲得道者謂復還石城於土中埋之而水退今郡中禱雨畧動壤土雨即隨至

石城出壤水懷州息壤藏城水復收千載故侯猶未識土能勝水有深謀

祀江神

古廟陰陰不記年揚帆送浪幾舟船我舟小泊沙洲下也諗江神問濟川

遊武擔山

叟邪歌漫過行雲抔土千年幾晝曛石鑑可磨人不見東西臺下泪泉聞

遊中巖

籃輿屈曲上中巖峻壁危風面面山心月亭前何世界不知天上與人間

峽路山行即事十首

環山翠幄遠尤清栢葉叢枝到地生恰傍濃陰深處過
無端杜宇兩三聲
短籬深閟兩三家門外低畦長苣麻急繫芒鞋看行客
野花猶帶一枝斜
旌旗獵獵曉雲風撲面清微破午烘更度幽香來細細
轉頭尋見野花紅
跳山踏草笑迎逢要識新侯過眼中寄語山翁吾老矣
冬裘夏葛與伊同
雙牛隻叟一横犂白水青秧透面肥是處喜經連夜雨
田家十口可無饑
老去行行盍罷休忙身閑慮足搔頭林煙巖霧鳥聲遠
獨對遥山無限愁
鼙鼓鳴山緑葉揺繁聲囂囂雜漫終朝不如澗下一盃水
沃起行人心肺焦
倚風修竹葉滋繁穿石湍流浪吐吞薄暮柴門人影寂
曉風烟樹鳥鳴喧

浩蕩東風晚更嚴黄埃得得上霜髯細題今日山中景
更有前頭萬點尖
千里山行一月程攀層躡級幾宵征明朝猛入遂寧路
聞說夷途砥様平

和丁端叔月窟韻

幾度飄零滿地金移根堂下豁塵襟主翁自是曾修月
更為人間着翠陰

瑞香亭和丁端叔韻

拍手闌干看錦堆留翁未肯十分開惜花惜别情相似
急急從今載酒來

呂公亭

僊翁何地不翺翔底事三遊只岳陽不是朗吟飛過疾
洞庭張樂要迎將

題烏程簿廳浮玉亭七首

道場山頂出南溪蒼弁峯頭正直西更割東橋儀鳳水
如今定不怨鸞棲

人言苕雲下千崖一水中分兩派開但恠玉浮浮似磬
不知原自泗濵來
誰將絶景傍家邊舉足溪山已滿前莫恨微官清俸少
一亭風月不論錢
一日溪流萬櫓聲簿書叢裡眼偏明青衫不怕籠朱墨
直下滄浪便濯纓
雲川今是輞川圖城郭中藏十頃湖空説侯門深似海
得如簿領一亭無
浮屠高直一溪雲水面渾如鏡面分此景正緣高士得
不然何以獨輸君
誤把新題涴彩梁我書元不是中即亭前若解真浮玉
成我兼葭倚玉堂

用左康叔知府韻題龜溪左顧亭

風下疎櫺月下溪愁邊拓畫剖藩籬平生漫説江湖客
未解人間手不龜

再至左顧亭用前韻二首

春入桃花水漲溪薔薇隅屋粲成籬湖山正為詩人好
早賦歸歟要抵龜
曉日採光下釣溪鳴舷布網竹編籬枯魚泣與魴魚釣
要學亭前曳尾龜

用洪叔晒題左顧亭韻

龜老一溪懷舊事人亡千載尚虛名亭前獨有山川在
付與詩人着語明

雄楚亭

江山萬里接西東吳蜀咽喉此地中奄宅荆州誇楚勢
此亭所以得稱雄

陳氏子讀書室

為公相與年猶小拾芥明經意轉非惟有南城賢父子
讀書元只為傳衣

王醇父統帥舫齋

將軍忠勇貫家聲獨擅長江十萬兵早誓中流誇擊檝
料公猶小舫齋名

簡齋

故參知政事陳公嘗寓郡圃號曰簡齋今舊址尚存

胷中元自有江山故向巴丘見一斑明月清風收拾盡簡齋詩遂滿人間

御書閣

張定叟留守創閣于府庠藏思陵御書寶閣翬飛燦碧霄中藏奎畫歎先朝要今冠帶升堂者日日羹墻遂見堯

楚樓

樓在沙市規製宏廣東西皆見江山郡中以之為酒肆

東江風月夜潮平西望巫山白帝城止為山川增楚觀惜哉徒沸市廛聲

江漢樓

樓高百雉楚城東吳蜀衣冠邂逅逢自是荆山為屏翰

更看江漢日朝宗

庾公樓

危樓千尺俯江津天外飛帆點點勻作此雄觀真壯士奈何猶說汚人塵

登張說樓

唐開元間中書令張說謫守於此日與才士賦詩自娛

譙樓偉觀接城西天遣公來重以詩豈是江山與人助江山元是以人知

和丁端叔雙清韻

翠雲白雪兩僊容未却姮娥傍月宮若把佳人較清絶爭妍應愧伯夷風

和丁端叔曉紅韻

曉紅着意一番新穩送公歸上國春花下賸傳多好客滿園渾是愛棠人

呵筆

呵筆小吟消白日閉門高卧却紅塵平生笑我千方誤
投老從公兩歲隣
欲放酒腸愁酒病強投詩社闕詩聲浮生失意每如此
薄命何人詳細評

送沈商卿知府入覲二首

檣烏猛作朝天去君到長安著脚初若訪西湖問西子
朋遊應亦念其餘
山行已辦猶嫌晚天意多慳未放晴無奈公車留不住
片飆催聽櫂歌聲

和丁端叔書懷韻二首

養花藏日半籠晴尚有嬌紅照眼明却恨中年怕離别
好詩撩動故鄉情
春江穩去趣東歸折盡亭前楊柳絲我欲吳江辦投劾
與君花下說襟期

和同年春日韻五首

尋花喜見去年人點檢枝頭次第春踏遍雲塘舊遊處

漾波漲碧更粼粼
傷心客裏子規啼自笑情懷更小兒短策強隨楊柳去
歸來却喜燕銜泥
一川晴草競春光綠抹紅匀日日忙榼酒莫辭花下醉
相將堤上柳花黃
雨膏風軟草烟低處處春來處處知尤喜梅花未輕褪
枝頭一朶尚凝脂
雄篇多幸到柴扉秪恨空留最後枝收拾愧同蟶食李
侯生誰復敢言詩

和友人秋日韻二首

樓外西山日脚低萸觴新唱縷金衣十年為客秋風裏
空負黃花幾賦歸
了無風雨夕陽低多少詩翁問白衣把酒西風暗相約
年年籬下菊時歸

和艮齋贈輪道者韻

血指濡毫字字工赤髭白足會常同從今定了沙彌相

摠為先生一語中

和仲躬贈輪道者韻

孤峯頂上阿誰能苦竹憐渠著意曾他日林間重勘辨我身元是在家僧

贈徐相士

欲歸公未許身閒欲外云云去亦難我意公言兩矛盾料公猶作世情看

書魏元益便面

閉門終老幽人事負笈擔簦學者宜過我莫虛黃卷日還鄉須念錦衣時

懷借舟主人

自憐五十鬢如絲更把閒身與物馳惟有高人收倦翼世間萬事一彈棋

寄同年懷安曹守二首

慈恩猶記北山遊四十年間幾別愁歲晚天涯重握手兩翁齊白九分頭

我丈之賢今老成題輿剖竹傍青城從容官事一時了
莫忘蓴鱸秋日羮

和陸成父司戶過淮陰縣韻三首

誰云追信屬鄰侯政為高皇意欲留歲晚不疑雲夢計
那知大業已興劉
當年三傑共封侯誰念淮陰為漢留不是向來曾躡足
未容平勃獨安劉
論功久已冠羣侯更欲王齊願自留從此朝家若懲創
王侯應得戒非劉

和成父過寶應縣韻

趁得花封八月涼相家有子綰銅章習華指日神京路
此地方知寶應祥

和梁轉運判官韻

古括人豪醉墨鮮一樽寧怯酒如船新詩磊磊珠璣落
不記梅花在眼前

李君量晉州奉詔還朝

厭直承明兩建牙更將義槩浹朝家舉杯珍重吾歸矣
林下需君步軟沙

岳之婦人多以白練蒙首俗傳馬伏波征蠻死於岳至今不為之易素

將軍久已歸黄壤江婦如何未黑頭若使將軍知此意
素縑蒙首也應休

東塘集卷八

宋　袁説友　撰

進論

論選舉當求可行

臣聞之天下之患莫大於使學者棄難而圖易因利而求害也昔之聖人懼人之淺其所習也於是乎有所謂難者而使之必知懼人之溺於所謀也於是乎有所謂利者而使之必貴聖人非切切然於所可緩也蓋舉天

下棄難而圖易則其學之難者將使何人而知之舉天下因利而求害則其事之利者將使何人而貴之聖人固不安於此也嗟夫君子之學其亦求至於難者耳天下之理其粗著於顯然易見之間而其妙寓於隱賾難明之際得其一說者不若得其說之全得其一意者不若得其意之盡若以一說一意之易而遽止焉其何貴乎君子之學哉聖人曰吾必使學者不棄難而圖易則至難之理彼或可得之矣天下之事必有利害之殊世固可以去害而就利而又豈可因利而就害哉吾之心將以致某利也然其致之甚艱利未及我而害已踵至則亦為甚不可今夫學者固有以某事而致某利也若以某事而致某害聖人安得不窮其致害之由而絕之是二者之說常存於選舉之間衆人之所忽而不思而智者每以為慮豈非為學者之所輕重抑有不可不講者歟自周家有鄉舉里選之法而由漢迄唐其制屢變而不一以至於我國家所以剔蠹而剗弊者亦靡不至

天下之士率三歲而偕計於鄉邦又程之南宮然後天子親策而予之仕其察之不為不詳其官之不為不審凡有志於此者亦莫不激昂淬勵以求自奮於一日之程蓋亦以法之可行此天下所以常行而不倦雖然事不以法而不生而法常以事而必變如今之選舉其大槩固合乎人情若其間或有使學者棄難而圖易因利而就害者此則不可以不革也何以言之士之於言語文章猶人必有飲食衣服之具學之必以經猶衣之必以桑麻食之必以穀粟也捨桑麻穀粟而為衣食則其用必不可久捨經而為學則其理必不可造而今之學徒志於儻來之榮而不先正其在我者故以十人求之而捨經習賦者則已七八矣彼非惡夫經也必曰習詞賦者雖倉猝而可為而通乎經者非累年不可也知其難而棄之而不知夫難者蓋理之所會知其易而圖之而不知夫易者實理之所闕也烏有以君子之學而自闕其理哉噫言物者恥一物之不知問字者恥一字之

不辨學焉而不志於通經亦已惑矣臣非敢以習賦之舉不知經也然其間或有以古人志學之年一朝挾雕蟲之藝而遽被鄉書有老儒通經者之所不可得蓋有徒惑一時綴緝之工遂以謂過於通經隱奥之說此其為大可革也往者朝廷兩行兼經矣然不待再舉而又易之其說則曰詞賦非老儒之便也是以一變而不復用不知其以經義進者若果有卓越之論雖曰賦不及之要亦宜置高等況其既通經學則所謂詞賦者殆不過在不能工巧之失必非蕪繆而舉不足讀也苟以如是之說而試之又安足為老成者之病哉故曰棄難而圖易也臣愚以為宜申前制所未盡者率自今日始然前日之法嘗以一大經之義二小經之義以為一日之長則其文或幾於太簡又安能盡見能否之實宜於大經之義益以一篇而其小者則如舊制庶幾學者有所本而不雜今川蜀之士來廷試者蓋肇於辛未之春以迄于今日而不變朝廷亦欲使其皆試於廷以均遠邇

勢而蜀之士子亦欲觀光上國或能為魁選之榮若以此推之則亦何害之可云也而臣嘗得於蜀人之言皆謂因利而就害者莫過於此夫蜀之距上都幾萬里方冬之仲月固以挈挈而在道彼以萬里之塗必有數百千之儲而後可達然又道路奔衝之勞疾病安養之事其貧且無力者必鬻產通貸而後行或以此而破家者而往來之久力疾以歸抱疾而死者往往有之彼之心固將以謀利也而或有破家者有隕身者此不亦甚可惻哉故曰因利而就害者臣愚以為宜立一格有以酬其欲來之心而絶其就害之路凡魁蜀之省闈者其恩例之視大魁畧殺一官而列於二三者則與廷試之五名者等庶幾不失蜀人之本心而遂革其遠至之害然今之來者固不能却而使之歸若因其歸塗增其驛券亦足以為寒儒之助凡此皆能救學士大夫之病而世之論者遂指為迂闊而不一言噫文章與時高下矣豈可使之棄難而圖易君之仁者善養士矣又豈可使之

因利而就害也哉臣之所言其亦慮夫可為而不為也

論養士大夫氣節

臣仰惟陛下虛心以求言和顏以受諫固嘗有進言以遷秩未聞有納忠而得譴者也然而在廷之臣不聞諤諤以抗節惟知唯唯以取容昔之敢言者雖有斧鉞之誅而猶且不顧豈今之世有爵賞之勸反有所不敢臣有以知士大夫氣節之不立也蓋士大夫之氣節養之則銳挫之則懾方其銳也雖有斧鉞之誅而不懼方其懾也雖誘以爵賞而不為惟養之於無事之時斯可用於有事之際無事之時苟不先有以養之欲其用於有事之時難矣方今天下外無邊鄙之憂內無盜竊之虞雨暘以時倉廩以足正天子養尊士大夫養氣之時也陛下不以此時有以養士大夫之氣節臣恐風俗自此日委靡矣養氣以勵風俗當自朝廷始朝廷臺諫給舍之官所以糾官邪而杜姦慝也朝廷之風采繫焉夫自執政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於是有彈劾之章有

繳駮之奏所以示至公也陛下既已信其人則不可以不信其言其人既是則其言不可得而非其人既非則其言不可得而是陛下既信之於未用之始不當難於已用之後故臺諫給舍之所與是公議之所共與也雖陛下不得以不與臺諫給舍之所不與是公議之所不與也雖陛下亦不得而與之陛下非徒從言責之臣也從公議也士大夫亦非畏言責之臣也畏公議也陛下當使天下畏公議不當使天下畏言責天下畏公議則為正直天下畏言責則為私邪臣謂欲尊朝廷當養士大夫之氣節欲養士大夫之氣節當使臺諫給舍得以行其言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佞於惰而忠於唐蓋不以氣節作之雖智者不免於愚苟以氣節作之雖佞者可使之忠也臣願陛下許大臣用臣其有可否當與大臣辨之許臺諫言事其有可否當與臺諫辨之許給舍繳駮其有可否當與給舍辨之辨之而是從亦何傷辨之而非不從何損都俞吁咈見於明良盛時可

否獻替是謂君臣合德直道行於上公議伸於下士大夫之氣節立矣氣節既立惰者必勤私者必公貪者必廉怯者必勇方是時也陛下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濟哉實天下幸甚

論臺諫當伸其氣

臣聞聖人之治不務乎他而每先其所以立國者立國者固則其他非所慮矣何者立國在乎臺諫而臺諫之紀綱則在乎士大夫之氣焉耳氣之所在蓋將肅風采振紀綱紀綱既振則國之尊崇可以參天地而隆泰華矣然而氣也者常患於易折而所以養之者實在上之人是故激之則彊抑之則弱厲之則銳消之則鈍而彊弱銳鈍之間倏然而不可測者苟不深愛而曲存之則委靡銷鑠之氣殆無異於既痿之老其安能正臺綱而大國勢哉臣蓋嘗廣引曲喻而得夫為氣之說譬之風焉方其始也藏於太空而泯然寂然常若無有及夫小有以揚之則入乎奥室而不留重有以發之則折乎大

木而不屈大有以鼓之則撓乎萬物而獨震此猶氣之在人隨所激而後發至於風不鳴而卒歸於無焉則又似乎有以遏而氣且亡矣嗚呼聖人立國豈不欲安而無危治而無亂哉惟無以激天下之氣則士大夫安於軟媚之習甘於暗弱之行凡氣之在我者非惟不能肆且不敢為夫以不能肆不敢為之人而居於臺諫之地宜其紀綱之實悉廢放而不舉而耳目所寄徒為文具而莫之恤使天下之小人得以無所忌憚國且不安而不治矣故夫不先愛養其氣而激發之臣未見其能立國也今國家有臺諫之官正以為天子耳目之寄朝廷有大政事而臺諫得以議其不然人主有小過失而臺諫得以救其弗逮百官有大奸慝而臺諫得以斥其所為紀綱之立風采之著悉係於國之安危者此固非軟媚柔弱之氣能聳動而發揚之其必有凛然若神明之不可犯者則臺諫之紀綱可以坐舉而不廢今若抑之而使不彊消之而使不銳其熠然之光晦蝕之而無餘

淵然之精隱遏之而不露此其為氣將墮於小夫孺子之域又安能振其紀綱以維持其國哉方今天下之大固非可以一事論而大者如百官之賢否庶政之得失民情之休戚四夷之叛順正臺諫之臣所當竭智極論而不忘往年以來臺諫不得而自肆惴惴然常若鼎鑊之臨其前者故事之小者或敢於詆議而事之大者且噤口而卷舌矣官之卑者或敢於彈奏而官之穹者且斂袵而下首矣此非出於所不能言蓋其　人自視為不可故迄於瑟縮而不敢進雖然陛下亦豈肯使之索然而至此哉臣愚闇忘身妄議國事雖未必得其實而每見夫或者之言以為臺諫之氣所以委靡者蓋有二說其一曰將以論某人也而某人為有權則某之論且不行矣又未幾而黜之他官意曰某人不當論某人而致此黜也夫有權者以有罪而論而論事者以無罪而黜彼人臣之心莫不以遷為榮以黜為戒今且以論事而黜也其敢復有言哉方其自臺諫而易為他官雖或

為陛下不測之權固不可以區區黜陟而論然其心亦謂陛下之心不樂其如此安得不稍自戒以全其身也此氣之所從靡也其二曰朝廷之官固有數路就其間而推之如臺諫尤清且要也然比年以臺諫而久為侍從者止一二人由他官而安於侍從者亦多有矣豈非既以言事為職一有所言而或犯衆怒已不朝夕而又去固不若臺諫而為他官唯唯不言者之速且久也使人人而果懷是心則臣見臺諫之司亦幾於虛文矣此氣所從靡也仰惟陛下樂聞切直之言常若不及餘有司猶先於言詞之剴切者況欲使臺諫無故而曠職哉臣愚以為宜稍寛臺諫之責凡以論某事而彈某人者陛下悉以聽之其論而當者亟從褒賞而其偶弗當者則亦務納其言毋遽遷之他官以為遏言之舉使其氣得以日伸於冕旒之前可以因言而自壯凡進擢之間宜一視從官使之樂於所遷務竭其獻替者以為奏若激而厲之者如此則彼必謂陛下奬借臺諫者異於倚

輩此雖處以孱懦無能之人亦必激昂而奮厲將見氣之所遇可以狹宇宙而隘九州矣國何患其不立而臺綱何患其不舉哉臣嘗觀世之儒者皆指西京為軟熟東都為矯激且曰東漢多名節慷慨之士者由光武用一卓茂以致之而臣則曰不然西京固非軟熟也朱雲一言之奏至折檻而不惜漢帝方有勿葺之語此其氣象其真軟熟者耶彼光武之教實有見於前人而李膺范滂之徒蓋朱雲有以先之耳陛下誠熟思之足以見氣之係於立國者如此其大也

論臣職當先民事

臣聞之天下之民所以既愛其君而又愛其君之臣者其故何也君政之有所先後而臣知君之所先者而力行之如斯而已今謂天下之民而愛其君其誰曰不然而曰復愛其君之臣人誰肯信之哉嗚呼政固有先後也為之臣者每先於民之所以事則民將曰吾君之安覆我者舉屬之其臣矣當此之時雖使草木之無知亦

將愛其臣之志於我也況其至愚而神又庸可欺哉然則使天下之民既愛其君又愛其君之臣此其氣象蓋與唐虞之世無二致若其臣緩於民事而他求焉將見為之愈多而下愈不悅刼之愈至而民不應不特不愛其臣併與所謂愛其君者亦薄矣此天下所以終不可治而庶官所以無益乎安危也蓋昔唐虞之時都俞一堂之上者朝夕不過民事而勤懇周至若慈母之愛其子出於其意之所誠然是故雖以臯陶明刑之臣而民猶懷其德彼其所以愛臯陶者已如此則其君雖不欲垂拱而無為也其將能哉臣故曰既愛其君又愛其君之臣此與唐虞之時無二致也國家以祖宗積累之休深仁厚澤其締結於民心者固非一朝夕之故凡舟車所至霜露所隊誰不知愛吾君哉而臣獨慮夫為臣而或不知其民則民將以其臣舉無預乎我也夫謂其臣之舉無預乎我是民之與臣殆岐然而為二事而不知夫君猶心也民猶體也臣猶手足也疾痛疴癢動于一

體則手足震掉亦不期而自應今若手足不能護其體則一心擾擾固不容於自佚烏有臣之與民可以岐然而為二事哉臣嘗因是以觀朝廷今日之政其大者莫過於民之休戚然而君門之遠下情固難於驟達非有與之朝而諮詢暮而獻奏者則聖人亦安得一一而聞之哉臣以謂宜於任官之時專其任者有一而廣其求者有二何者夫自一命以上往往大半皆能言之士而法之所制雖有片言彼亦何因而見天子今之檢鼓二院亦為芻蕘進言之門然未信而諫政有難於遽合者考其無所不言而人君不得不聞有司不得不行者莫先於臺諫蓋其紀綱之地政所糾姦邪而滌弊政可以肆意於一言凡民情之休戚他人不得而切議者而臺諫之臣乃得詳論而熟究此豈可苟授之哉故莫若於始擢之日立為一法凡為臺諫者必已歷州縣而後可蓋州縣之官皆諳歷民事之久其利與害又前日之所備聞者彼一旦有能言之隙而陛下更責以愛民之事

將有竭誠罄慮盡思其所以在民者以為說一說行則一利在民一利興則天下受賜縱十失一二而利之七八者亦不少矣若昔之所任者舉非州縣之職則毋以臺諫選焉臣非謂其民事之舉不知也特其所知者不如親歷之為盡耳是故聖人之任人常欲用其所有餘不欲用其所不足與其使不足於此者以為說孰若以有餘者而言之哉故曰專其任者有一也今夫經筵之官皆所以接天光而聆聖訓也且不特專於言語文章之末而其治之係乎國體者亦得以納忠至於館閣之臣實多一時之俊乂皆上之人儲之以待用也至有不期月而被對者其啓沃之奏亦多以次而施行是二者蓋陛下之所眷顧而其人亦自謂某職之可以言也要宜悉責以民事凡經筵之官於講讀之際令以旬奏劄子而館閣之臣許以不時之覲且進言以民事須博採民之利害務得其可利者而興起之而其害者卒議瘠弛若果有可行之實毋以虛文示天下使有司見於必

行行之至於必久而後已故曰廣其求者有二也庶幾斯民之在天下謂吾君之任其臣者舉不出於小民之事而其無所赴愬之憂或不告而自去將有欽戴其上愛及於吾君之臣者陛下於此時可以不動聲色而薄海内外均有和氣其亦有自來矣苟為不然處臺諫者不知其民而溺於泛泛無統之說居館閣者不知其民而自處於不敢言之地以民之休戚而為越秦之視臣獨不知可言而不言則將誰與之言而誰與之行哉

論淮守當任武臣

臣聞之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固者何其詳盡而曲至耶然或有時而不可恃者豈士卒疲懦而失其守歟城郭卑薄而失其勢歟抑亦糧不足食歟器甲不足用歟此數者又皆聖人之所已治也夫既已治之而曰或不可恃則是任其事者之非才也嗟夫聖人之重某事也則必重某任欲重某事而不因其才則必聖人自為而後可而聖人固不暇乎此也如是則各因其才而已

矣蓋嘗言之聖人之用人如工師之制木為楹為桷者不可為楹為梁若處楹桷以楹梁之居雖項刻有不能立者何則其任有輕重故其才有大小今聖人欲使天下之險無一日而不固此其所以守之者蓋不啻楹梁之居若非其才而處之政恐非楹桷之所能及也自昔者曹公濡須之後而後江淮為戰區自東晉合肥之功而後江淮為要壤蓋江者所以固内而淮者又所以蔽江也故夫恃江者不若恃淮譬之衣重裘焉一裘毁則一裘可恃苟非重裘則一裘毁且盡矣是則恃淮之術固不可以不論而其重之之策莫過於擇剛勇果毅之才與其熟於固守保禦者然後可今若泛泛然而任之則彼亦泛泛然而守之夫以聖人所恃之壤而付之泛泛之才臣見其可以為名而不可為實也方今可恃之險固難以一二論而其蔽大江而衛上都者蓋莫大於兩淮皆所以藩籬其内而扃鑰其外此豈可不惟其才而守之哉陛下方休養生靈兼愛南北不忍以一戈戟

之微以毒天下思以堯舜三代之得民者以力務而安行之雖江之與淮其守禦之事固非廟堂急先之務然而臣愚以為善處安者必有常安之術善處治者必有常治之理成王不以盈成而廢四時之教宣王不以既攘而怠車馬之修而蕭俛之銷兵張說之去府衛皆足以禍後世陛下蓋非以不言兵而遽忘其守也故夫守淮之說在今日而為可行臣生不習兵事固不敢妄議軍旅之政然因可恃之險而議夫守之之策則臣可一言之今兩淮臨邊之郡皆敵國之所隣境所與平日往來而狎習也自和好之約復堅雖無馳逐蹂踐之傷然其唇齒之邦要不宜無常守之策是故城郭之固與隳器甲之備與廢士卒之強與弱金穀之匱與盈與夫防守之嚴不嚴機畫之善不善毫釐之差其弊或至於四出凡此者固非無識之儒可以優游而深通之也今考臨邊之城不下十餘郡若平日不先為自強之計一旦苟有小警恐非倉卒所能責成如是而欲以自強蓋南

仲城朔方之所甚難也且今之守邊郡者其才果何如哉直節堅勇足以獨立而不移智略縱横足以臨事而不惑藝能詳敏足以制變而不亂凡其人之果如是者必非儒生文士之所常為此必有將帥之才與其諳於武事者然後至此今也不然類多一時之儒生或任子之稍稍能為者皆得以守邊矣若責之治民彼固無可辭者而至於守禦之際政恐因陋就簡必非可為異日之恃也以臣觀之必有舉其一而十者不治為其小而大者不修此其為患固不在於國家閑暇之時是烏可不因其才而任之哉試以事之小者喻之為耕者必問農為織者必問婢為斲者必問工理也若無農也而婢為之耕則將鹵莽而滅裂無婢也而工為之織則將斷而不整無工也而農為之斲則將扞格而難操蓋有如是之事者必用其能如是之人而其事之不如是者則又非其人之所可勝也然則陛下亦用其所當用者乎為今之計莫若申舉舊制命樞府侍從之臣以武臣之

可用者多為論薦舉某人則列某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考之僉言證之已試使之分守兩淮臨邊之郡陛辭之日厲之以必為而重之以賞罰而次邊者則文武有不必拘聽其久任而不為兩歲代易之法若以有勞而遽遷則是因其小有所為而亟止之也至於郡民之事則以監郡者尸之不過數年其守禦之間必有大可觀者雖然尚有可言也自往歲師旅之興而淮壖又多羣聚之大寇推埋發冢以相刼於市肆少者數十輩而衆者亦百餘人即其警捕之職必首於一邑之尉而為之尉者類皆柔弱諛懦之吏非有強敏之策可以誅鋤而擒制夫使小姦一日而不除則大盜將滿天下矣此亦不可不為之計也臣以為如淮之尉宜悉注武臣立為定法必其夙有武功者然後得以擬蓋其氣力筋骨可以披荆棘而犯霜露必能弭盜賊之姦以上輔守臣之所不逮者如此則兩淮之間庶可因人而恃險而異日緩急之頃亦無遇事面墻之弊其為

利害豈不遠且大哉噫漢高既定天下且欲得猛士以守四方陛下縱前日未得猛士又豈可但已而不為今日所也

論銓曹當革其弊

臣聞之天下有常事聖人有常法天下有變事聖人有變法事之常者可以常法治而事之變者不可以常法拘也嗚呼所貴乎法者以其一定而不易而聖人乃有常變之異者獨何歟蓋聖人能使天下舉無弊事而不能使天下舉無弊法結繩之政在堯舜已不可行井田之制至漢唐已不能用而必曰法者一定不易得乎哉大抵事之必有法猶口之必有言耳之必有聽目之必有視而法之不能無弊者亦猶言之不能無疵聽之不能無蔽視之不能無惑也今指某事而曰可行也則必某事之法為可行指某事而曰可去也則必某事之法為可去聖人固不能使可行者必不行可去者必不去使可行而必不行則是事之常者復變其法使可去而

必不去則是事之變者復因其法矣無故而變其法法則愈變而事愈不行無故而因其法法愈因而弊愈不去此其為患特在於不知法之所以為常變者故其弊遂至於此蓋臣嘗因是以觀自古銓選之法以為莫詳於唐今考其書所謂一時之制毋慮數變而立長名之榜或不變而得平允之稱如盧從願裴行儉之徒皆能熟察士夫之情而深考銓曹之弊故其規畫每如人意後世論銓選者必以唐為稱首豈非遇事之變而知以變法治歟朝廷嚴天官之選未嘗肯以輕授而銓衡之法又權其事而後議然而事之繁夥不可勝計而法之出入每有不免與事俱靡者此必有可變之法存於其間而議者特未之察也陛下踐阼以來凡少常伯之臣皆有議法之意如嚴銓試之格有以澄入流戒吏胥之姦有以開公道明保官之令有以考行實優已試之仕有以限差注此皆因時度宜不拘於一法之立然有無窮之事者必有無窮之法其法為無窮則其弊亦無窮

故臣以謂方今銓曹之法其可行者有二而其已弊者有三何以言之今天下命士有不三歲而增者數千人而吏部之闕常自若也一闕之注居之者一人待之者二人而擬之又一人遠者七八年近者三四年士夫囂然而歸往往坐食五六年而未仕此猶不足慮也然當其調官之日來者每以數百人而吏部或無闕以應之又不過取其尤遠者使之始得一闕而去莫不咨嗟歎息集之都下若有甚不美者臣嘗察其調官愈多而得闕愈遠多為初官耳要宜於初闕之闕稍稍立一法以寬之若徒泥銓試之格欲更以十而取一尤足以致仕者之怨且今之尉職實先捕盜固不可以冗員目之近日邑之有盜者多非尉吏所可獲蓋其勢不能獨禦耳故莫若因其職以益其員凡一邑悉置兩尉東西之職其俸禄皆均而終更亦以三考夫既能隆一邑之勢而吏部之闕亦可一旦而增數百若復計其待之者則足以應千人之須恐或能為闕少之助猶愈於坐視其遠

而不之救也既下增置之令則未擬之初皆為見次宜以調官有賞與其試在前列者方得注擬若再擬之日則不必較此矣或曰有一官則一官有廩禄國家方有乏財之歎固不堪此冗也而邑之弓手猶不足以供一尉況兼之哉臣曰不然邑之下吏其禄少州縣自足以應之月不過數十千且又星分於天下其所出殆非甚費者邑之弓手本非不足也特患於邑之令佐或分以自役或析以假人今若草去二弊而盡歸之尉吏總十之二而增募之則二尉役之有餘此法之可行一也得一官者必已試而仕其不然者雖有非常之賞舉不用也而獨不知前日未試而仕既罷而調者何不使之必試而後調耶今之在官者固非一一皆已試也必有援賞於未嚴之初以恩例而免者以年及而免者以堂除而免者以嶽祠而免者若待其解官而來宜考其已試與否苟未試也必不可以不試亦不以薦剡既充而竟免如此者恐不止千餘輩若以漸而究之亦可澄調官

之選此法之可行二也今部之法有以區區之賞而得射暗闕者夫暗闕固不易得也且又非當出之次或以佳地而可居或以待者之有故是以挾賞以必取殊不知以名器之公而使吏輩得以金錢而相易何者某人而有賞也囑之某吏曰吾將取暗闕也夫某吏者必知闕之孰為遠孰為近故得金者告之必亟而不得金者吝而不告亦可疾矣若削去暗闕之法止以賞典為差注之優庶幾無吏胥之姦此法之已弊一也今以選人而陞京秩者不啻登天之難凡小官有所挾者固有必舉之理而寒素鮮援者多老死於選調且天下之人安能盡有所挾哉古之人將以舉削均天下之勢然流弊既久適足為不平之具此其為患豈特一朝夕之故是故嘗求其至公之法以一其勢凡十考書者許以改秩其有舉削者則如常制庶幾法無所偏而事當其可此法之已弊二也今之改秩者必待截會之至方給之鈔然最大利害者士夫辛勤百為而不得舉削之集其將

改之日則歲月已不勝久矣夫舉主之難全固有不終朝而存亡者而吏輩遂得持此以為受賕之隙方截會之時賂之至者可朝會而夕下其未至雖期月猶未也豈非不勝其弊哉當是之時貧無力者多以此而敗事亦可悲矣臣以為凡給鈔者不必俟截會之至使其果有罪也褫而奪之何晚哉此法之已弊三也嗟夫法之可行者特患其非果可行法之已弊者特患其非果弊也如曰舉天下以為可行則亦何憚而不為舉天下以為已弊則亦何惜而不草臣愚以謂今日銓衡之法固不能盡去今日之弊然權其事而為之或恐其有得乎此也

論簾試中銓詮人

臣竊惟今日之法其犂然當于人心不可一日而易者銓試是已苟非已銓而中雖有以恩例而進特旨而免然朝廷必不敢除給舍必不敢書吏部必不敢擬行之甚公持之甚力無有一幸免者誠可謂良法矣而近年

以來法出姦生弊倖紛起徒知銓選之法可以律任子而不知試闈之弊反有甚于不銓而仕者歲復一歲姦計百出臣請得而詳之今一歲則一銓當銓者不下三百人自試闈法嚴之初子弟來試者其才否雖不同同于自試其文無他說也試闈浸寛乃始有賄賂預結同試之能文者約以酬勞之直定以綴榜之數復囑巡案之吏使之場中寛其伺察然後能者以代不能小則口傳大則授草甚則易卷此固已可疾矣今大不然則又甚於此者自數年專以厚賂囑托異鄉無圖之士則預謀兜攬如罔市利諸郡報榜之徒則與之尋囑有同置局内則試題甫出密傳于外急如星馳外則同謀士人得題共作尋復傳入出入之路或由金口門或自墻穴入或由水筒進或雜於食物之内或隱瓶盎之下姦計萬狀未易殫舉夫能使試題之出于外與文字之復于内者此非上下交相受賂脉絡貫穿彼此一律安能往來蒙蔽如風雨鬼神之迅速哉且場屋所恃者門監官

官有巡案巡有邏卒又皆各有兵吏互相察視惟其一以賄賂悉美衆口交傳往復如臂使指歲歲為例各有定價率一人之銓而幸中者凡捐金千緡使朝廷良法美意無復可恃而子弟之果于修學者不得而自見其庸繆多貲者不復修習惟以賄賂而占前列珉玉弗辨才否混淆大非國家程能審官之意今來已引銓試所有關防禁戢之策自即已是不及臣愚欲望睿斷上件情弊候今來銓試榜出如試中人應參部日先於吏部尚書所簾試一次經義人試小經義一道詩賦人試省題詩一首長貳監臨於六部郎官內不測輪點有出身人一員尚書省廳出題簾試簾試卷與銓卷辨驗字跡有無異同其紕繆全不成文與字畫兩體者取旨黜落庶幾今歲先革代筆冒濫之弊臣所陳上件銓闈情弊今雖銓試已畢它日豈宜不行措置欲望朝廷下吏部長貳俾之共議關防禁戢之策何前日易於約束而今日乃畧不敗露須究其所由得其要領務貴詳盡期於

大草前弊開具奏聞施行庶幾自來歲以往便能剗剔姦弊一新觀聽亦教化習俗之所繫也并乞施行實天下幸甚

論蜀將當慮其變

臣聞天下有三患蠻夷之國恃兵而強盜賊之民恃衆而叛專制之臣恃險而固是三者皆足以亂天下然而自古之君當多事之時或至於一日不能安其身此未必類以蠻夷盜賊之故要必溺於專制之臣久而不知其亂者顯顯者易知而冥冥者難悟也蠻夷之彊必有形而盜賊之叛必有迹有心目者皆知為消患之計而專制之臣則不然平居外奉天子之令而內蓄自大之心其為謀也無形之可尋而其為姦也無迹之可見上役之以虛名而下亦以虛名奉上其發之似誠實而行之似忠信者雖伊尹周公殆不過此上之人方且信為誠然而莫之覺如嗜酒色之娛安於外之無足畏而不知喪元氣而致僵仆者率自此始嗚呼況又有險之可

恃哉彼以專制之臣且有險而可恃則是虎而翼虺而足也亦可慮矣夫天下之廣有地必險其小小者不必論而其最可恃者江淮荆蜀之險耳是故險在人君未必足以制天下而險於專制之臣則未有不為之資者臣蓋嘗推原其故而觀唐之崔寧劉闢梁之王建唐之孟知祥皆將帥專制之臣恃蜀之險以為固者若崔劉則方謀而敗而王孟則既久不露終遂不可抗矣今考其事如崔寧之擅蜀幾十四年而劉闢節度西川動益驁蹇此二子者其初皆委質事上之臣一旦入蜀積累歲月之久遂有坐負險固輕視朝廷之心抗天子之使吐不臣之語恬不為怪擁兵擅利幾成大變惟其上有以深知之故隨伐隨仆終不得而肆而王建孟知祥適逢大亂之世得以猖狂而僭竊亦皆先為不可測之謀至密之計使其心腹羽翼無一不至則反目咄嗟之間坐王數千里之國此其為患在於久而不知之過夫使今日之在蜀者皆如古之賢將則朝廷可藉為藩籬之

託然而傲戾輕侮之思姦勇雄桀之態類皆將臣之所常有況栽培涵養一一是聽久而馴致遂有不可揺之勢苟任其所之而莫之限臣恐不為崔劉則為王孟事之必然無足疑者嗚呼彼其父子之相維兄弟之相承結之以士卒而聯之以友黨吏之奉承旨意民之習熟名字不啻百年之久而反顧其所恃者則又有可守之險以為固不幸而洩其謀恐非日月可以誅鋤者此臣之所甚慮也夫蜀之與上都相去數千里倉皇緩急之頃固不能為朝發夕至之具而蜀郡刺史多柔脆軟弱之士前無與之先而後無與之應又不足為討逆伐叛之帥若今日不有以隄防而密察之則異日當拱手而受斃陛下豈不為之寒心哉天下之禍制之於始終且為患制之於末後將奈何以漢室之興其征伐之功多出於韓信而高祖於周旋不給之際已竊貳而心疑之馳壁而奪符麾召而易將皆所以潛銷其姦心而徐伐其異計使高祖不為之所及其王齊之後雖稍稍折服

亦已迫矣今之制蜀者未必有韓信之功恐其心之所存較之於信亦一間耳陛下縱未欲輕為高祖之術如其他緩圖之策奈之何而不行故臣以為於此而處之蓋有所甚難者必使急不為躁無張皇而生變緩不為庸無安坐而待釁宜立為定制凡戍蜀之兵與襄漢之屯一歲兩易而職在統制者時命代易庶幾乍離乍合不至安其教令而熟其恩惠如此則雖急而不躁凡兩川之民不以貴賤為間朝廷時有以深恤之賦斂之輸力役之勞每為之寬除而省畧所以愛之者常有過於江淮閩浙湖廣之地庶幾蜀之生靈必有欽戴君上之意則專制之臣必將誘之以亂而不從脅之以威而不服如此則雖緩而不庸不一二年彼亦勢衰力微無能為也然後以高祖之待韓信杜鴻漸之處崔寧者徐而制之臣未見其有不濟者而今之謀國者皆曰無故而為之所是趣其為不義故莫若養之以恩使其有不忍負上之志則可噫踰垣穿穴之徒畏之而不禁則後必

有行刼者彼既如盜矣而又豈可以養為哉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九

宋　袁説友　撰

奏疏

論舉將疏

臣仰惟陛下屬意武功寤寢戎事整肅軍政細大畢舉然臣竊觀今日軍旅之事猶有可以為陛下言者曰將是已自鄉者辛巳之擾今閱十五年宿將舊人逝者過半其幸而僅存者亦皆迫於遲暮筋力智勇要已不逮

於壯歲而新進後輩足以為上用者又皆抑遏於偏裨下位邈無路以自達儻日復一日不思有以因其舊而圖其新以為緩急倉猝之備臣恐未免於遺材也陛下累歲以來蓋知舊將浸已淪落凡近日之所進用者往往皆重勞聖慮旁搜曲取而得之夫以內外諸軍之衆訓練校尉偏裨行伍數至繁夥其間豈可便謂無人今若預為兼收並蓄之術得其人於閒暇之時庶幾一旦有警不至仰煩睿算可以漸次而收用矣故臣謂莫若行薦舉之法臣謹畫為四條以備薦目如後一曰忠勇謂氣概軒雄膽畧沉鋭誓於報國奮不顧身者二曰武藝謂騎射擊刺行陳出没悉皆精熟莫當其鋒者三曰謀畧謂智慮深遠機畫精當料敵必中變態百出者四曰兵法謂習熟韜畧精于兵法博古通今能見於用者

右臣欲望睿斷合內外諸軍將帥以臣前所陳四條不拘偏裨行伍遠地屯戍有應得上項條目者各令薦舉一人須盡心體國不得少狥私意廣行物色委得其人

然後結罪保明申奏陛下賜以名對徐觀其人而熟察能否如見得委應上項條目即與留寘三衙不時宣召詳問曲試浸以任使如所舉不應元薦條目或粗有寸長而本不足薦者其舉官重與黜責如所舉得人或將來因事立功却一一復與推賞庶使軍伍之内凡抱有用之材者皆得稍稍呈露而緩急之際可以倚仗其於軍政誠為要務

給降度牒下蜀路提舉司補糴常平米疏

臣聞堯之水湯之旱雖古帝王有所不免然其卒收還定安集之效者豈有他哉特其能備先具爾蓋事不豫備則猝不可支思患預防則應之必裕此必至之理也臣不才前歲誤蒙聖恩俾護全蜀黽勉殫竭不敢少懈苟有所見亟願徹聞臣竊見蜀中去秋潼川利州成都府三路以旱傷歲歉潼川府路為甚利州路次之成都路又次之方旱歉之初民已狼狽如潼川利州兩路之旱共十餘州蜀人謂前此所未有者其為狼狽饑荒之

狀必已一一仰徹聖聰臣不敢縷舉仰蒙陛下軫念遠民力行惠政給降度牒添印楮幣有司得以憑藉惠澤舉行荒政三路飢民蒙陛下天地父母之恩何可紀極惟是三路常平義倉蜀中每歲所入比之東南數目絶少去歲既遭旱歉所當發倉廩以救饑饉夫以累年儲偫而各處現在元不甚多繼而提舉司節次自行支撥及諸州又各就撥充賑濟或給散借本或搬運糜費皆取辦於常平雖幸得此支用以活饑民而今三路現在米斛既已十去七八所存今已無幾若不預軫先備之念早為儲蓄之策萬一向去復有水旱則各路常平見存斗斛豈能支吾臨時必將袖手無策況每遇饑歲米既鮮少價復昂貴提舉常平司具申制置司各具到各路各州已支過及現在常平米斛之數如潼川路常平司元管本司及諸路常平米斛一萬三百八十餘石去歲已支過三千三百九十六石今現在僅有六千餘石利路常平司元管本司及諸州常平米斛一十六萬九

千餘石去歲已支過四萬五千餘石今現在僅有一十二萬石成都府路常平司元管本司及諸州常平米斛一十九萬餘石去歲已支過四萬六百餘石緣本路旱傷州郡止係三州所以支撥數目差少今現在却有一十五萬餘石三路提舉官節次申催乞從制置司奏聞趁得今歲諸路一稔之後可以收糴米斛以備先具乞從朝廷支撥錢物以多寡降下三路常平司添助將來糴米樁備急猝臣竊思饑荒之歲專以賑濟為先而賑濟之策專以有米為恃若非預行樁備臨時委難旋糴蜀中江流之險與山行之艱阻尤非臨時可以搬運今來三路提舉官申控懇切臣若不仰告君父則他日或遇水旱常平米斛有闕臣雖去此亦豈無緘默失言之罪臣愚欲望聖慈法堯湯先具之備念蜀民遠阻之難特賜睿旨酌量三路常平司米斛其已支及現在數目多寡各與斟酌給降度牒若干道委各路提舉官將賣到錢盡數分給去歲旱傷諸州趁今歲收成之後委各

州佐官收糴米斛專充常平倉樁管非因水旱不得支動具收糴到米斛數申尚書省戶部照會仍乞指揮再下提舉司先那兌別色官錢趁今秋收糴庶幾預有儲蓄不致現在數少一有不測得以濟用誠為各路小民無窮之幸

增糴常平倉米疏

臣竊惟國家常平之法最為近古今州縣常平之米政所以均斂散之宜平歉歲之糴若所儲不多或遇歉歲必無以均斂散而平貴糴恐非常平之本意臣庀職浙東伏見本路州縣常平米數目尤少除紹興府有五千餘石台州有四千餘石外其溫州止一千餘石明州止一百餘石處州止三十餘石若衢婺兩州並無現在總計七州之數不過一萬二千石耳常平之米與義倉不同義倉隨苗帶納歲歲而有常平則取之租課米與租課錢收糴耳而租課錢米即入戶請佃沒官戶絕田產內所輸者去歲十月蒙朝廷行下將本路應於沒官戶

絶田産並行估賣其錢令各解赴封樁庫臣今年正月到任雖已節次措置出賣而區區竊有管見向者涉規避之嫌不敢具奏今幸獲對清光得以控露且浙東一路所管常平米已是數目絶少若又盡賣没官户絶田産則自此不復有佃人租課錢米是絶常平之本矣歲既無入又有州縣支動及陳腐耗折所謂現管一萬二千石將不及一二年亦無復有矣豈不重失斂散平糴之良法哉故臣謂出賣官産若果足以助經常之費猶曰可行今浙東一路估到之數不過十二萬貫而臣到任後多方措置方賣及四萬貫政使足十二萬貫之數在朝廷如太倉一稊米耳所得不多所失頗重政如中人之家雖至於甚迫促亦安肯盡棄常産以絶歲入之利蓋棄産得金金易盡而産不復有堅忍以保常産則歲歲有常入矣此理甚曉然也臣愚欲望聖慈以常平為重深念浙東一路常平米數絶少所賣官産不過十二萬緡豈宜因此盡廢常平之入特發睿斷行下浙東

提舉司目下住賣没官户絶田産其已賣者即以其錢各令本州趁今年豐熟盡數收糴米斛解於常平倉樁管限冬季糴足其未賣者與雖已賣而未交錢者並只付元佃人租種仍前輸納租課錢米其後來續次收到没官户絶田産自此並不得出賣勒州縣及時召人租種庶幾存留官産不絶常平之入及民之政莫切於此仍乞速賜施行不勝一路厚幸

補糴蜀路十五州創糴七州廣惠倉米疏

臣照對川蜀兩路内有州軍樁管制置司接續收糴到荒歉賑濟支用此米分在諸州蜀民恃以為命誠為民食之根本臣自慶元三年三月到任即聞上件廣惠倉米其間散在諸州多有停積漸久未免陳腐臣思念此米既為蜀民根本豈可有名無實緩急有誤指準即徧行委官相視有無陳腐及抽摘三五去處委官盤量既而果有漸陳腐者臣亦即措置令各州於州倉見管軍

粮米内當年斟酌多寡漸行對兌其盤量到數目稍有銷損亦即措置並皆補足其對兌之米於慶元三年四月内並行以陳易新了當不致有名無實偶於慶元四年三月内以三路荒旱小民艱食將至流移幸有上件廣惠倉米得以接濟蜀民之命遂行支撥或充賑糶或充賑濟或自鄰州搬運以分給流徒之民凡半年之間十四州小民饑饉皆得仰此免致餓死凡支用過濟糶米共一十一萬九千六百餘石臣前年已一一具數申朝廷訖至慶元四年三月内賑濟結局臣即謂此米既已支動數目已多豈可不便行補糴以足元來樁管之數庶幾補足之後他日一有水旱又得支撥以活小民其間賑濟係是減價後來補糴係皆增錢又賑濟之米元無收到錢臣亦不敢以錢數不及因噎廢食不行補足即行多方措置錢物自慶元四年三月以後直至慶元五年八月内一年有半之間百計規畫既不敢於諸處作急收糴恐起米價有妨民食又不敢照例科取諸

司以致横擾止是磨以月日措置收趲及申乞支撥到錢物積漸收糴斟酌米價或增或減選委官補糴其山郡搬運費力及米少無米去處不致少有騷擾今幸已足元初樁管之數又山郡憚於搬運舊無儲偫今亦為之創糴悉已了辦並皆委官盤量實收之數及又行下諸郡每年以分數對兌不致積壓在廒以致陳腐其間如簡邛二州各以地狹無米可糴潼川瀘漢眉州重慶府懷安軍或水甚近或米數多或少遇歉歲亦斟酌減數補糴却那錢於無米州軍處創糴所貴兩得其便臣今具各州元樁管數及慶元三年支過數與今來補糴之數三路共十五州軍元樁管米三十一萬二千三百六十石八斗六升三合五勺內彭州崇慶府元樁管米在內緣不曾賑濟賑糶更不開列在前粟七百三十三石七斗慶元三年賑糶賑濟過米粟共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石一斗六升七合今次補糴到米一十萬三千九百三十六石四斗八升每石價直不等共約計糴本錢引三十五萬七千一百七

道七十八文臣又竊見慶元三年三路旱傷之時其閬州蓬州隆慶府綿州普州資州廣安軍皆是各路山郡去江稍遠其搬運米斛專仰人力搬運數既不多費幾十倍前年支撥極為費力臣今行措置錢物於前項七州軍創制廣惠倉各行收糴椿管在廒以備他日水旱支用庶幾既無搬運支費又得隨手支用以濟艱急誠為利便臣今具創糴到七州米斛之數成都府路綿州創糴米三千三百四十六石潼川府路資州創糴米三千三百二十七石普州創糴米三千石廣安軍又創糴米一萬石利州路隆慶府創糴米四千石蓬州創糴米二千五百四十八石六升閬州創糴米三千七百三十一石六升以上三路七州共創糴米二萬九千六十三石一斗九升六合二勺每石價直不等共約計糴本錢引一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九道四百六文見錢三貫七百一文三路粟七百三十三石七斗慶元三年賑糶賑濟支用過米粟共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石一斗

六升七合今次補糴到兩項米共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九石六斗七升六合二勺除補糴過充支用樁管米數今增糴到米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九石五斗九合二勺伏乞睿照

又申乞禁止上流州郡遏糴疏

臣照對本州地狹民貧雖是豐熟年分居民所仰食米亦是上江客船米斛到來江岸迤邐近城出糶始可足用竊緣今年本州六邑均有旱傷米斛已見闕少委是全藉上江客米舟船興販到來不惟有無相通可足一州百姓食米之用若米船到岸數目稍多在市米價便見減落尤於居民委有利便臣自八月以來行下松江稅務令不得將客旅米船非理收稅縱有附帶合稅之物亦與饒潤及每遇米船到來令稅場多方勸誘遣人同各船到州臣即行喚上客人支給酒食犒勞雖是多方招誘而日來米船亦自稀少臣今體探得上江一路州軍如湖北江西多有州郡強行拘留更不令向下前

來是致本州一帶客船大段稀少恐冬深上江諸州仍前遏糴枉使向下州郡百姓坐受其困欲望朝廷特賜處分疾速劄下江西湖南湖北帥漕嚴為賞罰令不得拘留上江米船務令客人從便向下前來出糶仍令各處官司備坐朝廷指揮多出文牓曉諭商旅通知豈特臣一州受粒食之賜亦使江東一路州郡均免闕食高價之患不勝萬幸

沿江備糴疏

臣竊惟江東一路多是沿江實為大郡而漕司又在建康尤為重寄凡其經理之責要非他路之比陛下慨念中原志圖恢復如江東一路係漕運緊切之地平居無事廣為積粟之策此漕臣所當究心者臣以謂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要宜於無事之日豐登之歲稍為沿江積粟之計誠國家急先之務也欲乞睿旨令江東漕司及茲稔歲價平之時於沿江諸州多糴米斛如建康太平宣州等處每郡糴米各不下二三萬斛逐州樁管

以備倉卒之須以寛軍旅之用庶幾臨期優裕無三十鍾致一石之費亦古人實邉之遺意也

犒賞酒庫疏

臣竊見諸州犒賞庫元係軍中酒坊以贍軍為名取利甚厚後來既歸朝廷數增變易今固不必縷舉但數年來朝廷或命版曹或命都司監貳郎官或命帥漕任提領之職未嘗一歲而不易得之諳曉酒事者皆謂犒賞庫今若不歸之各州止從朝廷差官提領於都下其不便者蓋有三說浙西一路八州浙東紹興皆有犒賞庫近郡已不下二百里如蘇常以北去都城皆數百里提領每有追呼措置公吏往返半月在道每庫吏人不過三四輩一番追逮為之一空半月在途酒庫皆廢既來都下人情生疎各庫上下表散不甚重疊其不便一也官司不問大小凡事要定規模提領官每歲數易人各有見往往提領之初必有更張減額借本賒本添價減價易置官吏色色更變每遇提領一新諸庫如理亂絲

莫知適從如此而欲望其場務規模一定不易酒課增羨無他費擾不可得已此不便二也諸庫歲多是積壓本錢遂致預行借本其來日久今朝廷選提領官臨時分付有某官提領既已從某局借本忽易他官則元官復不肯認互相更易務在推托致使當時借本之金前後各不體卹諸庫益無以自寛酒課由之而虧折此不便三也若從各州提領則皆無此患蓋諸州追呼報應不費日子又無數易紛更之擾復無借本相為推托之弊凡一切張官置吏之費可以遂省坐受每歲成數之入可以享其利而坐收成效也欲望睿旨廢提領一所令犒賞從各州提領以各庫每歲合趂之額諸州以時解版曹所有目今借過本錢令各州取見的實數目從多寡作一年或二年均認帶納可以省事可以無擾可以少振諸庫可以上裨國用誠為急務

糾役疏

臣以不才誤蒙聖恩久長民部日受詞訟其間有訴枉

伸屈外若可念而中實為姦者莫如糾役是也今當官者往往知有差役之弊而不知糾役者其弊尤甚於差役差役之不公害固及於一家也糾役之不當其害豈止一家哉蓋甲役已滿而當替則乙合充役而妄奸被糾者不一人官司與之追呼與之審證猶未肯已也又訴之諸司省部焉凡妄糾一人有經涉一二年而不能決者故甲之當替則不容其去於是破家蕩產益重其禍逃亡避免都分無見役之人乙之當役則久而不充於是被糾者或一二家或三四家其擾卒未已也然則糾役之弊其日甚於差役信矣臣以謂今當立為二說以懲糾役之弊其一則乞降睿旨應諸鄉保正長合滿之前兩月令佐同責手分鄉司公共照物力高下從條預行定差結罪保明令佐親與審實置籍抄上候合替者既滿則直以前所預差者告示承替其合替保正長即與劈印日下住役不必等後替人若預被差者有所糾論他日其詞果實則元差手分鄉司並作無心力勒

罷永不收叙其二則乞降睿旨應預差充役人如合承替則令日下公參給印著役如有糾論一面充應不得以有所糾而未役也將來所糾得當却許截日住役本縣給據將已歷過月日於以後充役日通理二說既行則令佐守預差之法而得致其審胥吏知妄差之罪而不敢容私已役者可以當替而得脫當代者不容其妄糾而幸免庶幾糾役之弊不至重為民害臣愚欲望聖慈深酌利病亟賜施行不勝斯民厚幸

論刑獄當重疏

臣聞之聖人未嘗無不得已之事也而每寓之以不能已之情夫所謂不能已之情者政聖人之欲盡其心也使其於不得已者而不寓其情焉則聖人將為得已不已者之所為矣嗟夫聖人方欲以仁覆天下必欲一夫無不被吾之澤而肯甘心於不得已之事哉是故申之以惻隱之心而謹之以詳明之法者聖人為不能已之情也今夫刀鋸之所加錐鑿之所決死者不可以復生

斷者不可以復續夫是之謂刑聖人固非幸民之罹於此也於其可死也而冀其猶足以生於其可重者而冀其或足以恕凡其擇人而議之者皆所以申惻隱之心而謹詳明之法也故夫聖人之用刑如醫之用藥用刑而必擇其人如用藥而必審其醫也寒者暖者燥者濕者用而不得其醫則將有無辜而斃者矣生者殺者流者放者用而不得其人則將有無辜而死者矣然則聖人固不肯使天下無辜而遂死也蓋昔之聖人其於用刑之初莫不纖悉詳盡當獄成之際正既聽之而司寇復聽之三公既參之而王復議之是一獄之成而審之者有四彼非好詳者也亦以刑之既成則有不可以復變者而司寇與王亦不苟於聽議之間故能民無寃民而法無亂法國家累聖相承深仁厚澤在民而不可解固未嘗無故而殺一人而司獄之官必詳於法者而後授此其為意亦於不得已者而致夫不能已之情然臣獨慮夫司獄者或安於馴習而不自謹耳何者天下之

罪其大小重輕與其適然而不然無辜而入者陛下安得盡知之使司獄之臣不謹焉或恐民有無辜而死者臣身不列於周行顧安能盡明夫司獄者之事然亦得夫革弊之說抑有二焉一曰嚴出入之禁以固獄情二曰艱試法之選以均廷屬夫獄者取其密而不洩之謂烏可使外有所聞而內有所露哉彼有獄未具而意已宣刑未加而罪已白者此必有內為之私而外為之傳也其患起於寺屬出入之不嚴而內外有以相聞故可預知而逆計嗟夫廷尉之屬政所以案獄情而議法意而乃以此謁彼以外通內此雖處以石建孔光之流亦將必有所不謹耳寺固有門禁也而今之胥輩可以無故而出外之游民可以無故而入若適於康莊之衢而舉無禁遂使胥輩得持獄情以受賕而游民得託金錢以變法而用刑臣恐如庸醫用藥必有不得其死者是豈可不為之所哉今寺之丞正亦有作室於寺中日使士大夫往來於公門而天子之獄殆不過為丞正犒賓

之地此獘大不可也臣愚以為凡丞正而下可謂於兩府與秋官之長貳他不得輙以謁見且再以受人之謁嚴為之法期於必行而行之貴久不然者亟以罷斥彼必有所畏而不敢為而寺之胥徒不得以妄出外之遊民不得以擅至使門之為禁常若其不可犯則古人名獄之本意或以是而得之臣故曰嚴出入之禁以固獄情也朝廷設刑法之科每一歲而一試其中選者不一二年遂得廷評之職至有不期而來者夫以廷評之要任為任子躐升之階又一寺之法皆廷評先以接究自此而升之可以為正丞又上而為即進而為侍從矣然則廷評之官固非輕選其視館閣之遷其速相似而今之來試者多非果於明法之士不過以數月涉獵之學可一朝而濫得之政以取人之間或太寛而無制故人得以徼倖而驟進以不甚明法之吏而總一寺之法殆見內失法意而外賊良民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愚以為宜稍艱其試選凡以法試者必十而取一俟其再中

與其既中之後必歷任而始擢之庶幾於所習可得其詳而議法不失其意臣故曰艱試法之選以均廷屬也方今六曹之官外刑部而言之則其事皆非干民之生死者彼受謁於在部之頃尚猶不可況棘寺之屬方以生殺而議民之罪不有以防其私則幾於不知務矣今教官之選其來試者率十而取一彼於無事之員尚致其吝況廷評之任其職係民之所休戚者不有以艱其選則幾於濫予矣噫是二者皆所以達聖人不能已之情也今若縱其所之而不之恤則其情之不能已者彼亦恝然而不能用當是時也則是聖人必兼庶獄又奚以臣鄰為哉

論苗賦當平疏

臣聞天下有賢君無賢吏有良法無良民豈其吏之果不可賢而民之果不可良也蓋天下之大固有可使為賢吏之理而吏或不賢者豈非術既疎而吏自縱固有可使為良民之理而民或不良者豈非法雖具而意已

忘哉嗚呼吏之不賢則將輕法制而玩號令雖以事之所不忍為而加諸民者彼且妄行而不恤必求有以濟吾術而後已夫是以民受其弊蓋將不能一日而自安而民之不良者固非性之真而習之素也法之意既失則民方困於上之求於己者於是朝而為盜暮而為刼苟可起其瘁而濟其窮者亦且奔走競為之不暇如是則天下殆有不可治者矣是故聖人有道焉嚴其所以馭吏之法使之凜凜而不敢犯則吏之不賢者可以迫而進之善存其所以立法之意使之章章而不少失則民之不良者可以安於法而有嚮道之誠今之天下所以吏不賢而民不良者亦已久矣且夫為郡邑者皆所以承流而宣化然而主恩不宣而吏之為民害者若有使然而不少變法意不存而民之不良者且困窮狼狽而不可救當此之時求其得民心而治者臣以為不大可笑則大可憂矣國家以二百州之賦以供大司農之用其間苗之多寡器之隆殺固自一定而不易然而州

縣之間吏務纖毫之得凡輸納之害下及於吾民者有不可以枚數何者方其苗之將輸也守以諭其令曰爾其多為之名過為之器取之以斗者必倍其斗納之以石者必過其石則又曰州有耗而漕司復有耗苟不於此而取之則州且匱矣是故令知耗之不可必無也思之曰一郡之用既有資於所納之耗則吾之邑是無耗尤不可也逮夫正米之納也既加其耗而益之耗米之納也又多其量而受之某之米漕司之耗也某之米耗苗之加也則將倍於當輸者矣不特此也呈樣者有米而探筒者亦有米打杈者有米而給鈔者復有米故以一石之輸常倍其數而後足此豈法意之當然者哉為吏者縱貪得之心故誅求斂取而不之恤為民者迫於上之所必取則雖至無力者亦懼其刑之或及方且鬻產逋貸而後行求其不為窮民不為盜賊而自安於良民者亦難矣以今觀之凡前日之為臣室者今且困於此而已貧前日之僅足者今且困於此而顛躋矣不過

數年必將盡其所有則壯者之四方老羸轉溝壑恐不難到此臣之所大可憂也然臣嘗叩其為令者彼以為非令之過或者計臺州郡有以迫之臣獨不知耗粟之儲其果皆歸之大司農耶其亦吏為私用而不之聞也嗚呼誠如是言則是民之利害殆將壅閼而吏之厲其民者又將何時而已也今必欲使吏為賢吏而民為良民則莫若於朝夕之間命版曹之屬置為斗器大抵一倣有司之則令郎曹一二員分按江浙之尤甚者取某州之斗一視此以為準州之斗既定則某州之邑亦均焉揭為明文以告其民曰某之數也其自今日始以納其粟若夫常平義倉之耗尚有所不免者亦宜曉然以取之要不過十之二三庶幾受納之間可以久而無怨州縣之或不然者令民得以越訴於臺省苟得其實宜加之深文以為戒復於每歲冬之始月命郎曹覆視其實且以聽民之私議蓋人情不常久必自怠況以一器之設一法之行苟不時以稽之求其不變者末矣臣嘗

見今之父老皆言紹興之初歲嘗遣中都之官一人分察郡邑名曰詔使皆所以廣求民瘼而旁通下情今不行此久矣故臣以謂按苗之使可以視此為法昔者漢宣中興至於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其馭吏之法纖悉不遺而務行寛大之言亦皆在民而不在吏陛下儻力行之則民其少瘳也

論差稅當究其原疏

臣聞之天下未嘗無弊也而其弊舉由夫人而起夫使人而稍有所畏則人亦何弊之敢為徒以上之所未必察而後小人始得切意而逆計之此天下之弊所以紛然害民而不已蓋昔之聖人不求弊於所可知而求弊於吾之所未必知不革弊於所可治而革弊於吾之所未必治夫是以天下之善為弊者知上所以留意者皆平日之所可恃今一旦而見其端暴其迹彼將以謂聖人果不可欺也若夫不求吾之所未必知而察其所可知不革吾之所未必治而察其所可治則彼且執其所

未必知未必治者可以安坐而為之矣臣試借他事以明之私而為鑄所必禁也而鈃銷之耗則未必禁矣販而必征所以防也而匿藏之稅則未必防矣何者忘其所未必察也是故私鑄雖不日獲而鈃銷者常十九漏征雖不常聞而藏匿者滿天下然則將以革弊而利夫民者其亦先吾之所未必察者歟今國家愛民之事往往可行固未嘗苟得一焉而莫之舉也然而饑寒之民或困於兼并之族而常產授受之際或愈鬻而愈不可支者其亦甚可憐已此必有未必知之弊者存乎其間而人或未之知也臣往在浙之村落見其所謂鬻產之弊有二雖其姦謀之不同弊端之不一然究其所歸無有不為民害者何者某人以某產而鬻於某人則某人必利某產而市於某人至於某產之歸於某人也則必告之有司曰某得某人之某也產之賦則某當受之而某人之出某產者自此其不預矣謂之過割使天下之人皆挾是說以正其法於授受之際則民將鬻一物得

一金鬻百物得百金可以從容姿肆於一金百金之間而無他慮焉矣今獨不然民之貧者迫於衣食之不給其求售之數苟及也必欣然鬻產而不辭而富豪之家既得其產且將執契深藏歲收其有而不告於郡縣故雖貧民之產已入富豪之室而產之征賦則猶掛籍於貧民之下富者既不肯告而貧民又不能告逮有司督其輸賦也書檄揭引舉不責之得產者而獨求於鬻產之民州縣方迫於賦之征雖貧民赴愬懇泣以為某產今為某人之有也而某賦則某人宜當之鬻產者其何預乎哉然而有司固不肯以過割而緩於課最凡其刑禁之所加號令之所迫第知及夫鬻產者耳而貧民方惟有司之懼亦不敢言吾之不當輸也則又鬻妻出子盡所有以為賦有歷數年而不變而民遂顛躋狼籍至於瀕溝壑而餓死矣當此之時富豪之家方且偃然而無一事之擾其所以取於此者亦幸其上之所未必察者耳此一弊也自國家嚴限田之法雖以宦餘之後亦

當以力而役於是冒户分名之弊填然四出而不可究然臣亦熟察其端而得之方其得田而税夫契也則必有一户以書其契以一户立者必以一官名使其果有是人又果有是官固不足恠然獨恠夫以一人平日所歷之官為一家十餘户如某之人自通直推而上之至正議而止則其户之立也必曰通直又曰奉議復曰承議等而升之至正議而後止則是一人官可以立十餘户遂使立役之政不及施於其家而皆單民下户之輩蓋單民下户本無官之可名欲多為之户亦已難矣考其破家而蕩業離鄉而亡身者皆自彼之冒户始此亦一弊也臣願陛下亟頒明文嚴諭州縣凡以得産而契税者必先過割而後税過割之日不必令鬻産之民親相辦議蓋民方困於所鬻固不可使有在官之費不過取所立之契復索産之舊約按每歲在官之賦就以批注則可不勞而自明若過月匿契而不税者宜重為之責俾出産者得陳告併以産而歸之則人詎肯以匿契

而遽亡其有哉立戶之法大抵令以一人之官則為一戶之立若以他戶名者必又一人而後可當其契之來稅也則必親挾某官之告以為證蓋其間復有假親戚以為名若使一一得告而後書則親戚之告恐未必可以皆致如此而後冒戶分名之弊可以斷革二弊既去而民力以蘇庶幾無有司征呼代輸之擾而以貧役者亦自此而少息噫聖人之愛民固不欲以虛名蓋天下也漢之文景其惠養之德必欲果有功於民之身而後已今觀其紀猶使人歆嘆愛慕常於以手而加額不然而不求其害之實者而去之利之實者而行之乃曰寬刑名輕法制以此而愛天下臣恐斯民稅駕之未遑也

寬恤士卒疏

臣聞傳有之曰惠則足以使人又曰德以施惠戰所由克又曰衣口足然後知榮辱凡此者皆謂撫存之於前則可以責用於其後而為吾所役者亦將舒徐悅懌願自表見自昔善用天下比皆如此而況於用兵哉臣竊

惟今日最不能以自贍而衣食單窮妻孥凍餒養生送死一無可恃聲嗟氣嘆日甚一日知之而無能救之者則惟諸軍之士卒是已臣頃守池州兩年之間蓋嘗親見軍屯士卒貧窮怨嗟之狀且今士卒日給雖等數不同大率不過二升半米與百金而已此固從昔定數何前日可以自存而今日遽謂不足哉臣固嘗詢之將帥其說自謂今軍中事力與昔年迥不相侔上無寬裕之財可以輟惠而分給則下無非時之與得以周急而惠窮方昔年事力寬裕之時日教月習將帥捐金與帛以激勸事藝藝精者既賞志勤者亦賞而勇力進者又賞蓋無時無之而又其家有婚姻有疾病有亡歿則各將言之統帥悉有給與凡是數說皆起於在上者事力寬裕故能時有惠犒今大不然統司錢物既有定數日就窶乏而措置料理悉所不敢是以上下煎迫秦越相視士卒合得錢米之外一毫無有安得不窮且困哉此則將帥自為之說爾然臣又詢之士卒攷之衆論抑又有

他說焉一曰支有減尅二曰米求出剩三曰縻於苞苴竊聞軍中支請士卒錢米往往不即及時依數支散循習為例暗有消尅逮於支付各將散給士卒則合得錢米已有消折矣夫以毫釐之給豈堪復有消折哉彼數萬人之給人各有尅則衆少致多悉歸之他用矣此所謂支有減尅也大軍倉官支給米斛多有循習以求出剩月減歲尅自有定則久而羨餘則為寛剩雖非明取實則暗積是皆瘠士卒之給以肥在上之須此所謂米求出剩也將帥之職悉本朝廷除授而居是職者懐無厭之望濟貪進之欲則苞苴權門取悦貴近往來於道習以為常皆以求足其所望欲彼其苞苴之費固何所從出哉不過朘剥士卒以充其所用而已此所謂縻於苞苴也夫既以在上者事力之不裕又困於三者之弊宜其士卒憔悴窮困而不能以自存也是以人懐怨嗟非一歲月則緩急之際責其能効死力以濟國事蓋亦難矣為今之計欲以少寛士卒殆未見有速効之策臣

以謂所給錢米自有定數增之不能減之不可於前三者之弊亦可以少革否乎欲望敷奏亟發聖斷嚴詔諸總領所更切措置支散士卒錢米之時使之各足其數以時而得毋令毫髮減尅其大軍倉官支散米斛不得剥下豐上循習前例以幸寛剩嚴戒諸屯將帥苞苴之弊廣行覺察一有違犯重置典憲每遇朝廷除授統帥陛差統制嚴加訓飭以警其私庶幾知所戒懼或能稍寛士卒窮困之苦人知感奮足以責其異日之用矣昔漢韓信為將軍多以恩拊衆得士死力蓋寛饒為司馬遇士卒甚有恩衛卒至數千人皆叩頭願留以報厚德載在方策皆其明效大驗也惟聖主以是而命將帥焉天下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

宋　袁説友　撰

劄子

體權劄子

某仰惟主上規恢遠圖宏濟極治日與二三大臣究治平之原定安彊之策中書以建大政樞庭以集武功君明臣良外無敵而内順治誠足以闡丕天之大業垂萬世之宏謨也某踈遠一介不識大體幸逢極治之朝儻

有以仰賛宏謨不敢默默竊惟職無大小皆欲正其體事無劇易皆欲重其權體之未正則尊卑之分或狎權之弗重則號召之威或紊夫使天下或狎於分或紊於威其欲辦天下事也難矣故某冒陳二說以裨朝廷之末議一曰正朝廷之體二曰重樞庭之權何謂正朝廷之體昔者陳平既相文帝問錢穀治獄平不之對豈以朝廷固自有體而非可以細務汨之乎今中書之務固無所不統要宜澄源汰末使無有以恩朝廷為貴且臣下辭免者昔惟侍從臺諫得以具奏謂其嘗入侍天子可以位親而情控也自數年來庶官之加一職亦曰辭免小吏之增一秩亦曰辭免以至錫名因任亦曰辭免夫庶官辭免昔豈有此哉郡守到任一年上章匄休或言有疾或托有故此亦從臣舊例也今庶官為州使者率用是說輒一年而曰願以祠去此尤非情也凡此數者一牘每至於朝動即將上詔下不允彼以悖理之牘不切之奏上煩朝廷敷奏之勞仰恩聖主凝旒之聽法

既無有禮則為瀆古人所謂清中書之務政慮此等耳今之民訟外有州縣監司內有六部臺省各有次第不可驀越而頑民健訟視官府如兒戲自縣而之監司自州而之臺部此猶其小者耳今州縣未畢越去監司臺部徑訴都省以至攔馬叫號無所不有夫以巖廊之重乃使頑民敢於越訴輕於干犯豈不益恩中書之務哉某欲望敷奏明降睿旨今後庶官應有除授悉不許其辭免及在任未替之前不得托疾與故以匄祠祿其有果欲祠請者方許以實申控朝廷即可其說凡此者事若微小而體實重大自餘徒恩中書若此等類悉從簡省應民訟未經臺部結絕而訟於都省者並不受理遍牒諸道俾州縣分明曉諭庶幾大政稍專尊卑可辨實有補於治道也何謂重樞庭之權夫樞筦之任創於五季而重於本朝藝祖皇帝首崇其權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邉防機密兵符軍籍將帥廢置內外諸軍之事無非樞庭所當職也故晏殊奏真宗皇帝曰樞

密與中書同任天子大事豈非事關軍國其權詎容下奪耶某聞之道路頗謂樞庭大政乃有密分其權者樞庭則受成以出命耳得權失權害若未見獨以居主上樞機之地為主上樞機之臣事體俱大皆以朝廷而重今乃咨謀不專權綱不正平居無事或可苟度歲月一旦烽燧有警賊盜竊發將帥驕惰士卒懈弛樞庭平昔之權不足以軒輕則緩急誰何之際將恐見之如發蒙耳豈不大可憂哉蓋權出於正則朝廷體重雖有緩急而愈可持權出於不正則私情必勝一有緩急而無不紊亂矣夫不能慮事於無事之日而狎於目前之未敗此有國者所深戒也某欲望敷奏曲軫宸慮究安危之理於利害幾微之先重樞庭之權於緩急未形之日凡今諸將之廢置材武之優劣兵符之調發士卒之選募金穀器械城郭險便一切關於軍政者悉歸其權於樞庭主上總其權樞臣行其權盡塞權門之私毋輕本兵之地以尊朝廷以一戎政以杜微漸以正權綱端本澄

源所繫實大不然某恐太阿倒持日甚一日緩急之際其憂不特在於外而已此某所以不避鈇鉞之誅而冒言之某無任昧死

天府措置拘鎖人劄子

臣茲以久晴闕雨祈禱略應凡所以仰承德意加惠小民者不敢少怠如清刑獄如放贓賞如寬征索如蠲夏稅苟可以召和氣慰民情者行之惟恐弗及臣竊見本府遵承舊降指揮凡盜賊累犯其人桀黠難制與已斷逐而復回者項筒永遠拘鎖外縣日給粮食輦穀之下誠不為過惟是積日既久拘囚數多歲歲增數無由可脫目今本府拘鎖已及九十七人若永久拘囚不復再見天日罪故可嫉情亦可憫在羈管編管各有年限蓋未嘗終其身而拘囚也今來亢陽闕雨上件囚徒所合措置臣愚欲望聖慈將見行項筒拘鎖之人如元係配隸者即押回元配所如係強壯者即照淳熙十五月內本府已承指揮與分刺屯駐軍其餘皆連各人家屬分

狎本府隣州界庶幾奸盜有自新之路無終囚之苦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

推排劄子

臣竊見州縣小民有產去稅存之害官吏非不盡知朝廷亦累常戒諭而終無成說以革其弊此由得產富民規避官物惟幸緩於過割隱漏稅賦官司見未割稅而追呼催督止及鬻產之民彼方以產售人固甚不得已今又無此產而納此稅蹊田奪牛其毒滋甚縱使鬻者赴官陳訴而追逮出官之費已不少於代納之費矣是豈不為重困哉此最賊夫民之大者也在法每三年以推排此正祖宗欲以革產去稅存之弊蓋一經推排則凡某產已去某家及某產已歸某戶一一盡知產業既明賦稅自定豈復更為小民之害今縣道例皆前後避免或以災傷自辭有經十年二十年而不一推排者此而不治而譊譊曰吾病夫產去而稅存也豈不闇哉臣愚欲望睿慈自今立為定制凡天下諸縣並須三年一

推排候各知縣任滿日州府於本官印紙該任内曾與不曾推排結罪保明批上如在任三年不曾推排者候到部日取旨若今來尚有兩年為任之人只總以三年一推排為率各於任内計年分可見雖災傷年分須及八分以上然後免庶幾一行此法產稅自明鬻產小民不至重困

寬恤茶商劄子

臣謂比者兩路之盜皆出於茶商因成嘯聚此徒本亦良民豈願流為盜賊自取死亡必有大不得已起於貧窮然後為此朝廷要當議求二路茶商利害稍從寬恤恐有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或利太多而茶戶不得以自贍者或禁之無術而徒苛虐以害其商者與夫茶引之貴賤胥吏之乞覔巡補之邀求無厭州縣之額外科擾凡此之類宜降明詔命兩路茶監司同帥臣公共體量事勢熟究利害須公私兩便在茶商可以安業而公家不失所利並令畫一條具取旨施行擇其果可長久

而便民者速與行下庶幾少安茶商之心潛弭盜竊之志

禁戢銷金劄子

臣竊惟京邑富盛風俗易於侈靡其間儻有侈靡過度銷毀金寶上下慣習殊無限制久而不戢深為財寶之害臣伏見銷金衣飾頃歲有司屢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寛隨即縱弛自累歲以來其侈日盛豪貴之家固習於此而下至齊民稍稍有力者無不競以銷金為飾蓋不止於倡優被服之僭也今都人以銷金為業者不下數十家貨賣充塞相望於道積日累月毀壞金寶何可數計豈特上下僭度侈靡成風有干風化之美而國家金寶日銷月削不復可以收拾誠非細害仰惟陛下躬儉約以先天下豈容民庶習成侈靡毀棄珠寶以至於此臣恭聞祥符四年詔後苑銷金者並刺配祥符八年詔內外庭並不得衣銷金貼縷金間金戧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影金盤金織金金線等但係裝

着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犯人及工匠干連人並行重斷紹興七年高宗皇帝宣諭曰銷金之法甚嚴禁中有衣銷金者罰俸三月淳熙十一年嘗劄下本府嚴行禁止本朝法制之密蓋如此今此風日盛禁止已是後時臣愚欲望睿斷劄下本府舉行祥符淳熙之制明列項目嚴行禁戢仍乞陛下仰體紹興之旨自宮禁始以先民庶幾法制必行愛惜金寶以抑僭侈以厚風俗不勝幸甚

辭免知潭州劄子

拜命周章撫躬震惕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逢盛世脫身州縣蚤汚周行更歷中外垂四十載滿盈久積補報曾無晚蒙陛下特達之知俾塵二府而臣才弗稱位自速譴尤聖度如天許歸田里方且省循宿過休息餘齡何敢絲毫遽有榮望忽叨命綍擢典帥藩恩出非常跼蹐無地重惟臣崦嵫暮景疾病侵凌豈特筋力已疲心志已謝而自揣疇昔外之所以奉宣德意求詭民庸內之

所以朝夕論思贊裨國論考之已試一無所書今若貪進而不知難必將非據身危而後已況長沙鉅鎮控制重湖必威名素著乃可折服遐衝必德望久孚乃可撫綏遠俗如臣衰繆不武何以仰稱使令兼今來州名正與臣曾祖名同音稱謂之際情義未安所合控免臣愚欲望聖慈念選候之甚難以謀帥為尤重十連閫寄豈容非人追寢誤恩別擇良牧以惠遠方庶幾免微臣誤事之誅亦以慰一道生靈之望

再辭免潭州劄子

溫詔渙頒危衷震悸臣竊以用人之道必量能而受官事上之忠當見可而後進庶幾上無濫予下亦僭功如臣之愚涉世無用徒以千載遭逢之幸誤蒙三朝特達之知光宗擢之四禁之聯陛下陞之二府之列器既盈而遂覆蔗已據而必危皇慈寬竊位之誅均逸獲奉身而退甫閱東春之琯遽叨南夏之麾念茲衰病之頹齡曷稱蕃宣之重寄敢忘再瀆仰扣九閽兼臣頃辭京口

之除旋拜祠宫之命若前日之不受是實難戾於初心念小人之過必文恐重貽於清議臣愚欲望皇帝陛下察由衷之正切憐末路之甚難反汗無嫌且以慰湖湘之望祝釐仍舊誓益堅香火之誠

知平江府丐祠劄子

伏念臣起自書生初乏才望頃歲蒙恩補外十四年間三典近郡兩紆畿節去歲二月就畀吳門視職以來今幸書考惟是郡事繁劇支遣浩穰政使才力有餘猶不暇給而某綿薄勝任如宦負山鞭策疲駑將勤補拙朝夕凛凛常恐曠職適值歲熟小民樂業盜賊屏跡獄訟希少上供支費悉皆辦集百姓相安委無規避惟是才具平凡心力短弱繆當劇郡蓋髮頓衰自冬至今怔忡盜汗而福過災生近復失子憂傷之餘支吾益甚比者已幸除代若不控告朝廷知難而退尚或冒處必至顛隮敢望朝廷特賜敷奏陶鎔宫觀差遣一次

知臨安府乞在外待闕差遣劄子

伏念臣書生碌碌了無寸長中外驅馳幾三十載平日徒知奉法守職以服官箴偶所居官未速譴責年來遂蒙朝廷誤為可使繁難劇郡悉荷委令京邑浩穰復俾承乏綴班九列踰分實多到官以來已一年五閱月惟知罄竭疲駑思見萬一而技窮才拙心力已盡毫髮無補縣官實緣天府重寄非他郡比精神用於繁務憂責萃於一身惟恐朝夕之間少有弗逮惴惴度日身心俱疲緣此脾泄之疾近復增劇而怔忡易忘愈費支吾暮景侵尋頓覺憔悴儻冒昧久處不知全璧之難則顛隮以行徒有噬臍之悔兼今郡粗免曠弛委是別無規避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某連年任劇之既久孱軀筋力之已衰改畀在外待闕差遣稍從休養不勝萬幸他日應有驅使不敢有辭

辭免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劄子

京邑浩穰非他帥比異時擢任必以禁塗宿望才智最優者乃克稱選一有濫予則位望輕而玩於彈壓才智

劣而謬於牧撫上孤委使下速譴呵如某者奮身書生無他能解疇昔從事不過佔畢之學耳浸蒙推擢屢更劇繁補拙以勤僅免曠戾去夏叨被恩召旋寘都司偶脫州縣簿書之責方懼絲毫之無補茲者天府劇任文謨寓班併及孱庸驚惶失所重念某才具平凡心力短弱而又官俾位下人微望輕不惟治劇剸繁決不勝任而抑彊扶弱尤為甚難蓋當官而行豈無所拂怨謗纔集孤蹤即危譬如一髮而引千鈞其為顛覆必矣知難而退義合力陳兼某寓居湖州亦有薄產法當迴避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回成渙俾仍舊班別選一時良牧之才上副公朝謀帥之意不勝幸甚

辭免知隆興府劄子

祗膺舜詔尚閟堯俞更疏易地之恩敢後籲天之懇臣恭承睿訓不得再有辭免實以揣分僥踰懷不自已須至重瀆淵聽臣本凡庸蒙陛下拔之禁塗寘之枋府聖恩與天地同大而臣力弗勝於心百謫既盈萬死莫贖

一投閒地僅閱半朞南夏選候遽叨簡擢非所當據深功戰競洊干天誅期賜反令敢謂皇慈大造既未使之仍竊閑祿且與之易鎮近藩拜命驚惶感深至泣不惟臣心力衰謝如虺隤之馬鞭策無由必不足負荷十連之寄而陛下眷憐簪履所以自遠而近之意尤非臯盩之餘所可稱辱政恐襟帶江湖之地為今樂國豈容綿薄材力之人得以冒居頫伏捫心如憑淵谷臣愚欲望皇帝陛下赦其三瀆之僭矜其一誠之愚且令少安叢祠以靖晚節特寢今知隆興府恩命庶幾授受進退不拂輿言不勝萬幸

代人辭免除兵部尚書劄子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六卿各率其屬蓋分職之甚優五材不能去兵緊司戎之尤重方聖主集勲之日實小臣盡瘁之時非得巨才曷膺重任伏念臣遭逢最異僥倖實多久試罔功超用甚遽初期一節以自効竟亦何能敢意九重之特恩益加寵寄頃驟聯於法從旋

尹正於行都趨事赴功雖謹公忠之守發姦摘伏終無彈壓之勞久虞滿溢之災累上退閑之請負薪有疾襆被是期尚閟愈音更叨除目周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唐太常伯專五兵之權豈容微臣狎冒茲選伏望皇明洞照聖德并包鑒心膂之忱辭田絲綸之成命用安愚分免致煩言

代人再同前辭免劄子

俞詔未頒微躬莫措伏念臣受材譾薄逢時清明在州縣三十年已負壯行之學更中外歷數任敢辭了事之癡顧頹齡已迫於桑榆而未路尚汚於荷槖更拜恩於昕陛俾攝次於夏官求去得遷幾類鄙夫之患失以退為進實非小己之敢然輙干咫尺之威敬露再三之瀆為榮為懼從欲是期伏望廣臨下之明察由衷之請必惟人而迺授祈反汗之無嫌寧惟弗累於公朝抑亦少逃於清議